



微泉閣文集卷八

神道碑

明進階通奉大夫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伯父聖臣公神道碑
有明白萬曆中葉流及啟禎之際邊腹交訐師老於疆財匱於藏
既無救時之相能如成周之公卿出爲將率通制國用又無師武
蓄聚之臣筦會計簡軍實折衝樽俎之間戰勝廟堂之上蓋由承
平積愒寬則養議論之名急則用耕戰之實所養非所用所用非
所養故實用之才終不可得夫國之用人必先進君子而退小人
而君子之爲國用必有君子之德而又有君子之才然德或可附
以虛名而才則必試諸實用苟無其才不能精心計而壯謀猷有
其才矣小人或梃之於前或欲曲殺之於後於是才者不用用者
不才以致將不知兵兵不足食而國日貧弱此匪獨其人之不幸
而國之不幸也萬曆中邊事旁午神宗發帑金二十萬犒師廷臣
莫敢行是時公爲中書舍人以閒曹請行天子壯之書董某姓名

御屏署爲添註兵部員外公行出關渡凌河歷松錦抵遼瀋轍輓塞垣閒慰問乘障老卒陰察嘆喑宿將遼左數千里如在目中至則鈞頒欽賞宣諭朝廷念征東將士良苦相勞三軍驩騰挾纊焉復疏言遼事六難將多難調兵弱難用餉久難繼敵驕難制地險難攻助寡難恃而在我當議者亦六關隘當守儲待當備防禦當周運餉當饒驛遞當恤優恤當亟又申言六難之首大帥尤難如唐九節度師圍相州以郭相不能統率而潰語具萬曆實錄及明朝集要中時東江債帥毛文龍懸軍皮島以制敵自詭朝議糜之且披抉其冒首功級公前奉使諭其事謂以一葦渡海攻取不足以偏師掎角牽掣有餘無何毛帥被僇而遼不可爲如公言天子前旣識公名益以公知兵實授武選司爲真制詞曰曩以中翰行邊猶策遼如指掌況今中權所稟耶理公前疏也遷職方司郎中武選法壅決而疏之薦起名將杜松劉綎始條改州縣練兵官爲欽依曉悉尺籍符伍指授方略師出以正而能應變尤絕苞苴干

請必以律職方故事總兵官簿疏走狗賀金萬皆珍好故語云奇貨聚職方然無敢窺公門者罪弁周青海屬貴人求賞公寘之法浙弁賈祥援遼抵通脫甲釋冰而踞詔治其罪樞臣又莫敢行公以樞郎請行入其軍宣諭切責無敢譁膠致祥文諭其眾信以丹青存活而定時兵事日亟談兵者闕闕下爭號奇材劍客妖人方道人大言解飛日千里窺服匿刺人頭言官姜耿交薦下部公持之謂王莽猶知通身環紐大鳥翮翼者飛數百步墮不可用是妖可斬竟無驗然朝議以此柄鑿言者爭齟齬之公移疾歸此公實有知兵之才小人或柅之於前而不能竟其用也啟禎之際中外煩費象人石田而財賦竭浙爲大藩積欠七八十萬公以天啟七年冬升本省左布政入覲還以崇禎元年秋任前任積欠公任積借借解如織造京庫銀草折銀天啟四年未完漕折銀陵工銀京邊遼餉白折驛站馬價顏料軍器蠟茶歲段胖襖榜紙生絹銀等項借支如閩寇防兵海廳隄工本省額設如文武科場薪紅公費

馬丁俸鈔解戶紙劄工食等項借在官欠在民民欠更赦而民已無可補部額考成而官更無可借兩年閒左支右梧度支仰屋多見二毛比庚午外計入覲負賦課殿陽羨枋國遂以夙慳罷陽羨者錢尙書牧齋詩所謂膏脣拭舌人也延登三公內深刺骨熏轅天下尤甘心微時邑子睚眦纖芥必報其銜公也自爲諸生公已登賢書都講崇法寺精舍介常州府學博顧公大章求北面公早辨其奸揮斥之顧亦服公知人及其鼎貴又以事屬公卽前罪弁也公復不能撓法者爲怨府矣伺公上計殿課勒公留京聽勘公詳具辨揭投部如前積欠積借諸條云云欠非職任借非職罪也部據公揭覆上陽羨奮筆票擬侵欺嚴究內批改票者三陽羨堅不移出語人曰董某命懸我手我報若首身分離公世僕殷輅及事予爲予云思宗忽顧某所某屏風有皇祖御書董某姓名字不滅問舊監知狀者立抹批著致仕去其事祕內監洩天語聞驗公之罷歸天幸也此公實有理財之才小人或欲曲殺之於後而不

能竟其用也嗟乎以公有君子之才若此使內用之爲本兵必能辨賊卽外用之久爲大藩裁闕狹與民假貸牛車擔負輸租襁屬課必更以最奈何才者不用徒聽鐘聲而思武臣聽竽笙簫管之聲而思畜聚之臣又何及哉公前成進士以萬曆丁未高邑趙忠毅公南星讀公卷論事剴切書法勁正擬擢狀元閣議摘一字指爪痕置三甲傳臚忠毅期公館選公不就越二科癸丑陽羨乃得狀元夫國家以元魁館閣儲才於數十年之前然後得宰相之器於數十年之後嗟乎以公有君子之才若此使前大用之爲狀元後大用之爲宰相用之理財必不爲介甫之國服用之治兵必不爲次律之輕戰不爲輕戰必爲文靖之卻敵不爲國服必爲鄧侯之轉輸二者皆非細事憂邊寧得力於馭吏錢穀不可問之內史數十年後救時良相非公其誰奈何失狀元者孤於外官而不用得狀元者竊將相而用之公罷歸九年而陽羨以樞輔督師敗軍國大計徒令勞臣志士袖手蒿目於前而覆餗輿尸徒令翰音鼓

妖咀藥加劍於後由是食盡兵罷國貧國弱淪胥以亡公雖身後
受知人之明而國事何嗟及矣此所謂才者不用用者不才乃以
不才用而致亡國者卽後之小人欲曲殺公者也然又有前之小
人或柅之故不得大用之爲救時之相匪獨公之不幸而國之不
幸也公旣師忠毅而友顧太僕皆東林君子之矚目所謂鄒趙諸
公然公雅不欲附清流黨人以自標榜而滋以兵農自試骨鯁爲
直捐糜爲忠君子之德然殺其身而無利社稷且養議論之名者
或附焉謀猷帷幄心計秋毫君子之才然用其身而有裨人國非
用耕戰之實者不能辦公故爲此不爲彼公中萬曆癸卯科鄉試
丁未中施鳳來榜進士釋褐授中書舍人丁內艱服闋起補遷兵
部武選司員外歷職方司郎中病歸起補浙江布政司參議歷參
政嘉湖杭嚴兵備道升本省按察司按察使轉布政司右布政使
旋升左布政使致仕故事郎中優升卿寺公旣以齟齬歸復起隨
牒平進潘臬治浙久皆有跡浙人祠之吳山號佛子備兵則荏苒

盜息司臬則多所平反蓋大刑甲兵小刑刀鋸兵刑之才一也公
之才有實用皆此類公諱承詔字鳴廉號聖臣祖洗流公父鳳巖
公皆贈如公官祖母趙氏張氏贈夫人母趙氏封夫人公性孝友
尤寬厚長者生九歲而孤當室擗踊無童心受書趙太夫人自課
其弟上舍君承誥夏夜焚膏不扇納足甕中避蚊蚋年十九入武
進縣學生員先是夫人梅氏以家故早嫁婚禮首服阜帽六瓢屬
武非秀才不得角巾也旣婚解梅嫁時裝婚上舍及貴并婚從弟
承誨姊歸趙氏有巧思長齋繡佛依公公兄弟晚節皆無肉累好
施囊空晏如也方公爲孤童族人陵而速之訟公叔景巖公提兩
姪質諸縣庭得直及貴其人後恭公忘之叔歿贈耐營葬甚力不
忘也公生於萬曆二年卒於崇禎八年年六十二娶梅氏封夫人
妾徐氏男三人文騷文驩皆縣學生員文駟天妾張氏女三人歸
吳見思錢濤賀國璘孫六人元亮次元愷中庚子科鄉試第十名
選人得知縣需次計偕公車未上以詩詞名世次元智元惇元怡

元恪曾孫八人環琬瓊瑄瑋班公故廉吏子孫多葛衣負薪者竊疑青烏術家多言人禍福子與公同曾祖爲從父曾祖洗流公也葬城南茶山景巖公子祖也耐焉龍迴虎伏當致天問董氏自始祖諫議公而下科甲蟬聯近以公與子仕宦巧拙相較子廷試卷溧陽擬第一某公輩不喜抑置三甲失元與公同行人中書官略同子受知

世祖皇帝南苑

賜茶

敕送夜歸近以書名識今

皇上詳問歷官爲人廷臣交口薦之曰人實疏散頗能讀書載武闡奏對與公之名列御屏同予爲行人遭時相某公某公所忌嗾人中以考功語曰性成曠達學負時名爲御史彈學臣私史及天變應詔請復

世廟舊章俱遭當國者忌卒一麾去以病免與公之或柅之或欲曲殺之幸而罷官又同青烏之術其驗乎公前以渴葬因測舊穴或非高敞元愷然其言將改卜新阡乞予書其墓隧之碑予以幼

學及識公公時里居矣爲人犀角廣額髭鬣具大人相課予文與之提攜手書先君曰吾弟子頭角嶄嶄善教之必成令器嗚呼可感也銘曰

祖之兆也克昌自公公之兆也子孫其逢後有君子又何傷乎小人也當與公同

墓志銘

待贈文林郎太學生維仲顧君墓志銘

曩子官京師知今封翰林顧太君開一有儒行博學知服丙戌鄉薦副其榜教習國子庶子諸貴游需次授縣令逮子里居知今翰林伊在以儒學登賢書矣弱年玉立眉目如畫公車見過期爲玉堂中人來年癸丑登第臚句傳二甲第一館選復第一予固知厥父子皆以儒行起家也今年秋太君大葬其父待贈文林郎維仲府君以狀請銘予然後知其祖孫父子皆以儒行世其家也府君少而頭角嶄然似勇王岳廬先生成其宅相擇師資受書都講近

文章厲廉隅著編柳亭稿選蕉雨軒文吳中諸儒出其下矣長入
國學會稽倪尚書時爲祭酒借吾吳文相國姚宮詹三先生實東
林儒宗爭延之東閣進之講堂以鏃礪其學行而須國器一時六
館諸儒亦出其下矣蓋強學力行以待諸儒之自立有如此會文
相國以齟齬首輔數月罷公欲率諸生舉旂太學上書訟之爲文
所尼當是時國事日益蹙朝士相攜去公遂不求試於有司以干
仕進癸未以其室南踰年而大盜移國矣蓋非時不見儒之難得
又有如此且夫儒者必先治生苟徒以獲牖語人親老妻輒仰無
事俯無畜而驕語貧賤焉足貴也府君旅燕市十六年數益其業
操奇贏遊都肆徵貴賤賈廉貪用致末富及南還業中落探囊拏
篋盜其藏鉤金束矢訟而逋帶郭畝鍾之田半爲姦吏隱占退而
力耕汙邪以給公上索絢乘屋督促行官分課田廬歲有會月有
要辨色而作乙夜未息登臨每惜其費絲竹正恐其解儉於織嗇
勤不餘力用致本富雖家稍肥而貌日削矣蓋府君之善治生無

以過之然而君子富以行其德苟取而不予上不能施其策於國
下不能散其餘於家亦昔賢所羞稱也府君居京師時天下騷然
煩費度支無仞蓄府君倣古關市符璽之節略用鹽茶開中法議
倡各商自占其物輸稅大農交引摧關商不齎關吏不送大農不
匱備三策焉東南五郡用民力轉粟天庾吳郡糧額尤甲逋額戶
尤多關木園土不能歸府君急其邑子子貨金錢代之輸贖還鄉
里易世矣子錢家操質劑收責府君破產代之償及諸邑子多逃
責府君乃拆券萬金不尸德焉然邑屋猾民或利其高資漁食之
中以危法府君亦危得免其人或死燹死兵死獄或不死而引謝
號救府君不以睚眦故手援之益力人咸服其能遠怨云府君幼
而母子菽水爲命卒能致甘毳擊鮮以養板輿長筵羅弄孫子不
以十日更大事不煩伯仲力先人分產推與伯氏京邸空所居仲
弟自售之蓋府君之好行德以隆孝養以篤友于而又上用之國
下用之家無不智取而仁子之以視朱公之好施三致千金分散

貧交昆弟可不謂能治生而行其德者乎卽以聖門諸子相提而論若子貢之廢箸饒益先後聖人者其庶幾哉君子儒矣或謂府君行德緩急所時有而不飲其德或更以德報怨有任俠風然此乃儒者所謂比黨危之雖危起居竟申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豈韓子所譏亂法之儒布衣之俠哉合觀府君之儒行自立而難得如此雖以司馬氏貨殖游俠之傳附於儒林可已府君旣強學力行非時不見蓄於身畚於子大獲於孫宋司馬公祖之制詞云積德於前食報於後若合一揆予故知顧氏三世以儒行世其家也府君諱某字維仲其高祖某自梁溪徙蘇州之長洲爲長洲縣人曾祖某祖某世耕且讀府君兄某弟某俱幼孤依母王太君成立弱不好弄長爲通儒教子若孫大閱厥宗府君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壽六十有二今年某月葬於具如鳴新阡禮也娶唐氏子二長卽天朗廩生丙戌副榜正黃旗教習候選知縣覃恩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娶陶氏封安人次天喁候選府通判

孫九人長卽汧癸丑進士二甲第一名傳臚今任翰林院編修加一級娶張氏封安人曾孫七人詳行狀中銘曰

通門二八四姓獨昌金粟嬋媽鳳鳴朝陽東林儒教文端升堂梁溪蟬蛻潛德餘慶叶孫職史通自敘山藏六家崇儒衮職是將春陰桃李鯉庭有莊休汝車騎錦衣總裳孫謀子翼壤樹崇岡閭里之榮邦家之光

錢母趙太孺人墓志銘代

嗚呼吾何忍銘太孺人哉蓋太孺人之歿也以崇禎戊辰之九月而吾母楊太夫人之棄藐諸孤亦適以是年之九月予時年十四雖少長於侍御君其爲孤童則一也侍御之言曰人子之得老於親膝前者孰知哀童弱子之幼喪其親見之未能思之不得呼天搶地之無從其苦有如此也嗚呼吾何忍銘太孺人哉乃侍御旣不遠數千里勤勤以請而又申之以宗老牧齋宗伯之言予何忍不銘謹按孺人再從其子之封也趙其氏也吏部左侍郎諡文毅

諱用賢其祖也敘州府知府諱隆美其父也敘州公夫人何太淑人其母也宮允諱士春其兄也封御史錢公諱裔文其夫也湖廣道監察御史諱岱其大舅也湖廣按察司副使諱時俊其舅也按察公夫人趙太恭人其諸姑卽其姑也錢自吳越以來居常熟爲大姓世有聞人宗伯牧齋其宗老也男五人長延宅順治壬辰進士江南道監察御史次某殤其次三人安宅三宅揆宅側室出女幾人長殤次適太學生周王臺其次適某側室出其子也年二十有八崇禎戊辰九月一日其卒之年月日也侍御生六歲而孤後三十有五年侍御出視茶馬報竣請假歸葬卜殿橋之新阡其葬地也康熙二年十一月廿日其葬之年月日也孺人七月而生息弱甚何太淑人尤憐之長而就師氏咸率於教嫁而太淑人思之曰吾內事無所助沒而太淑人尤思之指其二妹而泣曰汝姊在汝嫁事不累我我有言亦不患無可告語者事其姑趙太恭人雖三服之姑克盡子婦之禮不以親故少違此其兄之狀其爲女爲

婦而孝於其母與其姑者也事尊章無方處妯娌無間相夫子無攸遂逮眾妾以恩字庶子以慈廳屏內外肅肅然米鹽錢布秩秩然陳衣之夕斂以嫁時衣蓋篋封匙井井然此其夫之述其婦德以詔其子者也嫁而宗伯之母太夫人喜之曰小四房新婦又賢沒而太夫人遣媪問慰敘州夫人久而不絕葬而宗黨婦孺聚觀歎息如王介甫所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此其宗老之表其墓以告其宗人者也以此三者紀太孺人之德其德無弗備而孝子仁人之念其親者不亦可以少慰乎乃侍御之念其母猶無已也遡膝下於六齡之日追憶慈顏於三十餘年之前惟是扶牀晨戲太孺人恐驚父寢啗以梨棗而攜之出又嘗讀書暮歸太孺人坐臥一榻命之背文洛誦句讀略無齟齬色喜而再置諸懷憶此二事而藹乎如有見也愾乎其有思也餘則茫乎其不可思而不可見也侍御之念其母何無已耶吾之喪吾母也三十餘年而如隔世十四而猶有童心節量梨栗而忘其地篝火授經而忘其時

且上之嚴父既沒未及述吾母之德以詔其子外之又無舅氏狀
吾母之孝以示其甥族亦無宗老之能文者表吾母之墓以型其
宗族而又仕宦起躡繫官於朝未能遺君之羹以上先人之邱墓
若侍御之惠文豸角持英蕩之節過里門休車騎起孤樁於荒郊
坏土鬼雨酸風之中而大葬之高封馬鬣豐碑鼻肩之下是以侍
御之爲孝子較吾之爲惡子不大相越耶而吾之念吾母不更難
已於侍御之念其母耶乃復執筆而銘侍御之母不已慙乎無已
則有宗伯之表宮允之狀與封侍御之所述在聊摅撫而銘之曰
小人有母棄我之日適符錢母卒之年月才與不才子也相越翟
第寵光賁於臨穴烏目之山首流尾沒高敞萬家卜食而吉其歸
其藏永安斯室

贈程孺人墓志銘

余同年秦中賈永錫其妻程孺人卒於京師將返葬於秦丐銘於
余余自順治十七年夏與徐山琢俞浣公賈永錫等二十二人

先帝同日擢御史爲同年其秋徐山琢哭其妻以余文祭明年俞
浣公哭其妻索余輓詩賈永錫又哭其妻余爲之銘蓋二十二人
之中未兩年而哭其妻者且三焉又有前此已鰥而不娶與將娶
而未偶者皆不與以此見百年嘉耦之相得而富貴貧賤之相保
者爲難也嗚呼士方居下位臥牛衣中妻子涕泣相與語一旦受
知人主激叩要路莫不欲白頭榮貴相偕老然而中道相棄捐者
十常八九也孺人年十三歸於賈從宦元氏永錫入爲御史偕來
京師舉一子而殤疾漸革嫁凡三年遂卒卒後以

今上踐祚覃恩贈孺人初永錫再娶繼嗣未廣頗畜妾御孺人有
樛木逮下之德而無螽斯子孫之慶又以寤生罹於九死嗚呼可
哀也哉初永錫宦遊齊豫閒不遑治生產業頗落得孺人爲內助
持門戶稱健婦乃禦窮於卑位不聞北門之謫一日官近侍俸錢
稍贏將故劍是求而竟未及從夫秩也嗚呼可哀也哉余故見三
人之哭其妻而滋感於人世夫婦百年之間富貴貧賤之際之不

相保者多矣然彼兩家皆結髮數十年壯子息女三數人死或可不恨孺人鳴雁猶在門琴瑟猶在御文葆猶在篋而彈指溘焉則尤可哀也哉孺人父程統憲本醇儒母李氏俱出華胄故孺人爲女爲婦無非儀其德言容功無閒然其處妯娌無閒言其御臧獲無怒色其操作勤儉而無纖嗇之譏雖未及事其舅姑而其蘋蘩必親其二女子之如子凡此類皆宜銘孺人生於順治丙戌年九月九日卒於辛丑年正月四日春秋十有六子一名秀芳後孺人數月未睽而天女二長字戶部主事蘭石解公次子次字丁酉舉人嵩盤劉公次子皆次配楊孺人出以某月日返葬於韓城賈氏之先兆余旣感而哀之乃銘曰

世傳赤松子服水玉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獨怪賈永錫學熊經烏伸以延年而不授丹訣於其婦何耶豈太史公所云妃匹之際無如命何者耶吾聞韓原在龍門之陽層阜秀雲輿魂西之骨肉復焉東望其夫其魂俛俛耶其庶幾提其殤子從姑

嫿於九原而有與爲婦耶

墓表

姪質明墓表

昌黎之頌伯夷曰非聖人而自是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踵於後世矣蓋夷齊死而亂臣賊子愧猶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吾姪質明聞其風奮乎百世之下而從之歲乙酉

聖人出震金陵瓦解明社旣屋質明以諸生不食死易簣而歌曰首陽千古風猶在欲往從之僅有心嗟乎食人祿死人事爲諸生可以無死而死死鴻毛乎死泰山乎竊申昌黎之論以推夷齊之心武王周公聖也以聖人爲非而自是其心曰吾不死無以愧天下後世之以一身而事二姓者耳又因是以推質明之心微子賢也箕子亦賢也而不死則不可從多士義也多方亦義也而不死則不可從其心曰吾不從夷齊而死無以愧天下後世之以一身而事二姓者耳百世而下其心則同所以視粟若鳩視薇若堇甘

餓如飴可以無死而死庶幾死而亂臣賊子愧乎乃其所謂亂臣賊子者何人也歲甲申三月大盜破燕京君后死社稷而從賊之諸臣也先是金陵偏安時議新國用輕典諸從賊者引天寶六等定罪從末減質明奮筆伐代口誅斷斯獄曰殺無赦凜乎數千言春秋之斧鉞雖空言乎而亂臣賊子滋懼矣明年質明死至今垂四十年凜凜有生氣當時亂臣賊子骨朽魂辱雖蒙面無以見之地下矣其生平孝義文章及所爲定罪議已載誌石驥但著其槩而表其墓曰

天下之惡一也弗以在彼宥其過天下之善一也當以在此深其慕嗚呼是惟有明諸生董子之墓

張孺人墓表

嗚呼是爲侍御錢公之妻張孺人之墓侍御方爲諸生舉一子才三歲孺人年廿一而歿後七年侍御成進士歷官行人擢御史再命皆 贈孺人凡侍御之貴顯孺人不及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孺

人歸於錢兩家門閥素盛然皆中落孺人則於紛華無所悅於貧約無所苦若習而安焉者邑屋之俗靚妝衽服甲於江東其豪家尤爭爲利屣高鬟號都冶至女紅中饋之職不屑也錢氏簪笄嫵媠如姬諸姑魚軒重錦相照耀孺人則蓬髮故衣晨炊綆汲左纒車右績筐一鍼一刀而外不以鞶帨爲工媠之輕脫陝輸者或笑之孺人雅不欲見之也侍御爲諸生屈首受書不問家人產然其膏火必庀侍御挾策選場治裝行有日其糒糧必宿舂則孺人辟盧織素以易之故居有積行有齋成於十指乎取辦一日甕無焦麥得數桃實兩人瞻之盡相視而笑嗟乎孺人可謂能貧矣士方困扼時一飽不能營頗見譏於妻子彼見女子之生綺紈執箕帚於寒素而未免戚戚者人情乎故少君德耀富人女也布裳汲甕椎髻操作則古以爲難如孺人者可以風矣居無何 王師渡江邑後脈師次於郊礮聲震屋瓦城中士女奔竄道哭城闔之肩相摩趾相錯遺簪墮履者可掬侍御攜家閒走孺人裹兒從之男

女相駘藉爭道出北郭門細步蹒跚泥行數十里至江村土人空
所居茅屋居之是時孺人先生後再妊遂困頓而病不支矣越三
日孺人父母凶問至死於兵摺膺泣血哀毀骨出病益革浹月而
歿時落聚苦兵安所得美槨田父貸一椁以斂殯宮暴露十九年
侍御巡茶既竣乞假葬母因營孺人之兆域焉藉令孺人生不見
兵革踉蹌出走不病也病矣而不當妊子之後九死一生病不甚
也病甚矣而不罹其親之變呼天搶地病雖甚不死也嗟乎何其
不幸耶其庶幾古之所謂孝女者耶今侍御奉 君命以大葬其
母而俾其妻得從先姑於九京也以侍御之顯揚較孺人之死孝
其真嘉耦耶悲夫侍御之言曰風樹之思旣抱痛於終天禦窮之
感復悼亡於清夜蓋從來祿養而不及劬勞之母富貴而不及糟
糠之妻南遊而積粟萬鍾營奠而俸錢十萬古人所三歎侍御兼
遭之悲莫悲於此矣余與侍御同官西臺者二十二人始以余文
祭徐侍御之妻又以余詩挽俞侍御之妻又以余誌銘賈侍御之

妻今又表孺人之墓可見百年之間夫婦之榮貴而偕老者爲難
也然之數家或少未同貧賤或有壯子息女可念而又及見其夫
之貴顯孰如孺人之蚤棄藐諸孤少與侍御攻苦食啖而竟未及
見其顯榮一日也則尤可哀也已鑣斯文於石石有時而泐侍御
之悲無時而塞也悲夫

微泉閣文集卷八

微泉閣文集卷九
行狀

贈文林郎江南道監察御史介臣府君暨元配許孺人行狀
古者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而葬外姻至其仕不出國都
而兆域掌之墓大夫故葬不過時過時則譏其不能葬後世士大
夫多繫官於朝不得請則無由營高敞地以爲之藏故其葬無定
期先考介臣府君卒廿年先妣許孺人又先府君卒十六年不孝
文驥於

今上六年丁未春請假歸葬部議格不以聞明年病歸日求青烏
氏術者蹠環谿山相其陰陽驥一夕夢右手關金鐙而臥府君南
鄉故莊卜之神其占有山中萬戶侯騎馬勝騎牛之詞術者遂得
郡東南地面湖負山馬鞍嶺峙其右鐙者屬鞍爰叶其夢牛眠吉
兆神復告之距故莊二十里而遙府君魂魄所樂思遂穿其壙赤
黃壤石其槨而封之崇諷於今年十月十六日大葬焉驥摺撫府

君暨孺人行事掛一漏萬聊次其詞以告哀於世之君子謹按董之先世有博古公仕元爲常州路教授因家焉傳數世至隱君盤谷公諱誠以長子敬貴故明封湖廣按察司僉事盤谷公季子諱忠正統初舉經明行修爲紹興府教授生徵仕郎孤山公諱子學再傳爲曾祖洗流公諱祖林以嫡孫承詔萬曆丁未進士贈通奉大夫浙江右布政使祖景巖公諱徵鸞其次子也公生二子府君居長諱承諭次承誨府君爲人好讀書不遂去而學劍便弓舉武科非其好也性伉偶守高貧賤富貴泊如也少爲從兄方伯公介弟恥以貴游勢潤斗水貨斗粟求活老而及驥之通籍者歷年恥如洛中阿父乘軒入縣庭以請寄自肥故生平不名一錢然性孝友始以孺人未有子盡賣其嫁時簪珥衣被媵婢爲弟委禽以衍子姓而不自蓄妾御然孺人卒有子孺人爲人惟夫子是順故能成其友忘其貧內助之力居多府君九歲失母先祖景巖公屢拆券棄責不事家人產以府君寄食殷氏姊家受書塾師過目洛誦

工舉子業然憂飢豐歲憂寒燠年安所得膏火年十九景巖公病嘗藥刲股以祈免父喪服闋娶孺人孺人家故夫湫山中富人稍資給諸倩家焉府君教授生徒孺人并曰操作伉儷相莊者十三年矣而艱於嗣府君有憂色孺人微知之請置側室府君曰唯唯否否吾同堂方伯公兄弟二人子孫繩繩吾兄弟二人吾子立弟壯無室本苑支枯吾忍俾弟有鰥而已蓄妾以祈宜男爲計急爲弟婚冀得兄弟之子猶子也顧安所得財孺人又微知之斥其嫁時田之供餽粥者鬻得若干金及其婢之來媵者曰繡蓮得十七金搜其蓋篋耀首約指之類得十餘金爲叔聘叔故傲然以此事邱嫂如母繡蓮者鬻身時年十七婢直歲一金驥年十四五復收鬻故主年三十餘矣爲驥言其事云向非孺人成府君之友曷致此然叔聘而未娶也當是時方伯公官於浙孺人請府君往以緩急告府君曰否否唯唯吾義不以干謁往今爲第一往遂攜弟之西湖使弟持刺上謁門者留之弟歸恚府君曰第無恚使弟青衣

偽爲家僮董信求見遂啟關入信故景巖公僮而役於方伯公者
也既入後堂則弟也方伯公揖之坐衙齋問所從來府君安在趨
召之府君辭卒不入謁方伯公乃予以屋數椽爲之居粟數十秉
爲之食帛數制爲之衣歸乃完弟娶固由方伯公之友而府君之
恥以介弟求活者可槩見叔既娶之明年孺人遂妊又明年孺人
年三十三矣婦人妊子九死一生孺人自度踰盛年將寤生彌自
驚臨產時悉陳斂含之具計必死乃先生如闔也既舉驥後不復
妊嗚呼鬻子如斯之閔而不克待驥之通顯一日也痛哉府君既
得子以衍如綫之緒然業益落驥母子相依居夫湫山中山中多
芋田驥能食孺人煨芋代米以嫁時田既鬻粒如玉矣語云蹲鴟
不飢驥故幼中竹仲切腹疾終身不痊而孺人攻苦食啖以沒齒向
非孺人忘其貧以成府君之友曷堪此府君以貧故棄三寸管持
十石弓從事吳撫軍戲下攜家吳門口授驥書每介而貫弓則呼
驥曰此武人耳不如識一丁字小子其幹而父志哉蓋非其好故

如此府君後以蹇歸夫湫又營莊田南鄉居無何驥年十八而孺
人歿服闋驥童子試第一爲諸生越二年乙酉以詩經第一舉於
鄉越四年己丑成進士官行人孺人皆不及見而府君年五十七
矣人謂府君有子府君自視欲然郡監司胡公邑有司范公驥同
年生或持竿贖行金錢浼府君居其閒往謁府君卻不往或謂府
君出入宜平肩輿張蓋前導府君蹇夙愈徒步行或又謀府君齒
德以歲十月行鄉飲酒宜爲賓府君曰此先王以象三光四時者
也吾德涼負且乘乎辭恐後嗟乎令府君稍自浮湛少負從兄勢
爲介弟可以濟窮乏老及其子之官世所羨爲阿父可以橫於鄉
曲肥身家而府君生平自守泊然於貧賤富貴之際者蓋如此府
君自驥成進士後又九年而卒先是府君官於吳會幽燕用武徵
天下勤王兵府君名在籍中大帥留之居守以廬兒代既而賊躪
英霍間烽照湖陰吳以水犀軍往援戰士還者十二三府君以蹇
不行府君射百步百發不揚不離維綱騎上下若蜚一日走馬履

忽墮府君且馳且引足趾下取履馬蹄決後折蹠而蹇故不能從
軍行然軍敗歸而蹇愈矣及府君歸老當鼎革之秋賊傷其臚及
耳斷左腕奇右血漬牀尋神光覆其帳帳文皆成水田中有準提
梵字須臾血凝去聲尋愈府君曰吾不死國不死兵不死賊異哉蓋
府君少持無鬼論老而皈依空門息心白業晝夜六時禪誦膜拜
焚唄聲與魚山鐘磬相發前之不死有天幸後之不死實示佛力
於刀兵間哉府君少飲酒數斗醉二參晚年長齋繡佛惟綠葵紫
薤早韭晚菘赤米白鹽是供然猶逃禪微醉時時杖履東阡北陌
矍鑠如故爲人豐下美鬚髯具大人壽者相忽於丙申秋示微疾
以卒驥以使節頒詔榆中不及見先是孺人卒驥糊其口於百里
外亦不及見嗚呼痛哉生不侍湯藥之奉死不及斂殯袒踊之位
未得執手永訣而聞遺命不孝之罪嗚呼痛哉府君能鼓琴工小
詩山居云山淺還宜閉戶深歸來云自消殘甲買山居其佳句類
是善尺牘常自虎阜下梁溪示驥書曰昨坐生公石旁歸臥小刀

中聽雨聲淙淙致足樂也下梁鴻溪飲二泉拍浮酒船中孰知其
他居恆嚴訓處世以和服官以慎治家以力驥弗克祇服往往而
躋府君諱承諭字介臣生於萬曆庚寅卒於順治丙申享年六十
有六以 覃恩贈江南道監察御史孺人姓許氏生於萬曆辛卯
卒於崇禎庚辰享年四十有九以 覃恩贈孺人子一人文驥歷
官江南道監察御史娶周氏以 覃恩封孺人前卒孫一人元起
聘顧氏未娶孫女二人幼未諾以今年十月十六附葬馬鞍山之
新阡文驥泣血謹狀

哀辭

張孺人哀辭

太學生錢昌祚之配張孺人我之自出死而錢之宗老湘靈誌其
墓黃比部雲孫爲之傳生恍焉夢孺人手繙其文曰尙闕某篇生
乃乞予文補之先是孺人死之夕生客華亭夢呵傳達官造請焉
覺而計至嗟乎孺人生備婦德斯其精爽不朽而屢見夢歟予惟

周官所占六夢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合之左氏史遷諸記蓋以夢之交乎神者妄而覺之驗乎形者實也逮觀列子莊生所測夢之六候同而覺有八微異自故爲得喪哀樂以迄死生昔昔君僕晝夜罔兼蕉鹿得而失蝴蝶則有閒蓋又以覺之接乎形者妄而夢之交乎神者實也由是言之形接者妄妄猶夢也神交者實實猶覺也生而形一夢也死而神一覺也觸體見夢所樂於南面王而曠蹙於肉白骨也今孺人之生不猶夢耶攻苦啖以議酒食買宦女以求錫孕贈雜珮還遺金而無私蓄卒之盡鬻其嫁時衣被以解鼻獄以蓋其先後閨門之披抉雖如夢之得其正而其可噩可懼之妖夢滋多矣今孺人之死不猶覺耶覺則無夢且無有乎正而又何可思可喜可寤可噩可懼之有哉吾故知其精爽不朽而見夢也然則又何闕乎予文以垂不朽耶昔宋伯姬許穆夫人得夫子而筆之春秋列之國風若予之文又何補哉聊因其見夢而廣以夢覺死生之說以哀之曰

生大夢兮勞勞死大覺兮陶陶神遊華胥兮焉復以皋

王夫人哀辭

并引

余聞之太史公論妃匹之際曰人能弘道無如命何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蓋婚姻之始結其禱良其袂咸願輔佐君子以偕老然要其終傷年而不爲夫婦者數矣以余觀孫楚潘岳元稹蘇軾之倫感秋風者悼長簾者營祭於十萬俸錢者年纔二十有七從姑九原者莫非天之忌其偶而凶折之是故怨耦多合嘉耦多睽天之道也彼夫鳥之比翼者東鵜魚之比目者西鰈兩海不一致夫魚鳥猶難之況乎人哉吾同門友王君夫人嘉耦也君以父喪去京師浮河入淮連檣水宿中宵雷電百丈盡絕篙工驚呼火光夕晝疑有盜君櫂舫以避夫人踵之躓而溺公援之亦溺不能膺騰撤波而濟公挽之夫人推之公游盡力得尋常榜人援公夫人恐牽君而益墮諸淵以皆死也自沈焉以生其夫遂死之年亦二十有七嗟夫古之悼亡傷逝感俸錢而

弔九原者比比矣然皆死於疾痲耳未有蹈水火而死者也未有脫夫於水火而之死者也蹈水火而死命以夫脫夫於水火而之死命以義夫要之天之忌其耦而凶折之疾痲焉而死水火焉而死等死矣嗚呼其如命何然則黃霸之子梁鴻之妻蓬頭椎髻而要其終者亦猶比目之魚比翼之鳥不一致者也豈不難哉豈不難哉乃作哀詞以遺王君以塞其悲云

淮之水桐柏湯湯些滅其頂披髮鬢鬢些將逐雲臺奔九天些抑拂芰製從湘君些朝而曠眉曼綠些夕而笑不樂其獨些既爾言頰爾怒些宵而溺疇相顧些謂河伯於水濱胡不之援些魂俵俵兮無端些無使孤兒失母而吽飢號寒些嗚呼魂氣其安些

祭文

公祭伊太夫人文

嗚呼凡物之可寶者莫不有所自觀其所自而物之寶可識也金銀之尋其苗鑿也珠玉之采其胎與璞也芙蓉丹砂之按其牀也

不知其子視其母物固有之人亦宜然也觀太夫人之孝於舅姑生能養而死能藏以此識公之忠也辦喪禮於孤嫠之日相君子而免內顧之憂以此識公之才也儉於誇布勤於織作而寬於教答以此識公之廉且慈也方公之按全晉也受命而飲冰搖太行而清洮汾使貪墨化而羯彝均其忠且才而廉且慈某等昔乘流於下而得識之者今復後先同官於朝得讀公之狀太夫人而更識其所自有也然則太夫人之閔鬻而獲令子天之嗇其前豐其後也公之顯揚而榮吾親昌黎所謂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乃公猶以未得嘗湯藥與哭泣之位爲恨故宋之士大夫仕於中朝者有乞郡迎養之恩而今亦有五年歸省之例何公之未得遂其私於太夫人也嗚呼哀哉尙饗

公祭龔芝麓太夫人文

嗚呼人主之愛養賢才以裕後昆者或大用之而未盡其才則小用之以老其才若

先帝之用我合肥龔公也起而復壓壓而不傷實將遺黃髮於子孫故雖爲國樹人於數十年之前而不爲蚤天之成就人才以福人國者或用之及其鋒譬諸七尺之馬毋頹慕齒或不用以老其才譬諸百年之木閱以風霜若公之事

少主也人皆望以舊德之求天復老以終喪之戚故雖爲國樹人於數十年之後而不爲老然則母夫人之存而公之稟義方也勿以請事累吾子勿以卑位負吾

君豈僅如漢相之母織履而給受經者子富貴而身壽考今其歿而公之奔親喪也營高敞於浮槎山水之間服要經於畫錦光榮之地誠不異蟠木之年離奇而閱風霜者由拱把以成圍抱人徒知

先帝之小用公以老其才而不知天之不用公以老其才故其不知者徒以母夫人之年幾中壽而不爲夭其知者且以公之歸尙黑頭而進乎道某等將見其服除而起也

君日富於春秋臣何愆於膂力然後大用之爲萬乘之器以報先帝之靈以答皇天之意而何有乎棟梁與師保嗚呼母夫人而有知也庶幾一笑於黃泉豈其旨酒之不醉而嘉德之不飽嗚呼尙饗

公祭許師母李太夫人文

嗚呼惟靈之移所天於夫子也主器以成子姓豐滑以事姑嫜眾妾歌其福履庶孽稟其義方累纖微而殖安世侍青衣以配黃裳方其相夫子以爲臣爲子爲夫爲父孰不欽內助於帷房譬如地風地雨上於天產於地以至資萬物而稱富媪實陰道之有以贊乎陽今其歿也號眾雛於撫柩從姑嫜於九原左右收其蓋篋主祭亂其蘋蘩細君之遺既失乎東方室人之憂誰免乎北門念其相夫子而爲臣爲子爲夫爲父誰能憺忘情於缶盆譬如舊弦故劍斷不可續求不可得猶若在縣而在佩覺音容之髣髴乎相親嗚呼夫人胄於茂族嬪於華姻有爵從夫有抱在孫年及中壽天

道堪論顧其生而相夫子者不淺則其歿而致夫子之慟者安得不深況乎長簞之空夫子再左官於提刑廉吏之遷百口悉寓公於秣陵未能陸走水浮具舟輿而返葬雖或來賻往稅恐魂氣之殘硤某等爲夫子門下士聞夫人之喪義當匍匐往救乃或在纒經之中或以犬馬之病而不能徒是踞緘詞而遙絮酒者蓋冀以節夫子之慟而尤使人知夫子之所以慟者不獨伉儷之恆情嗚呼尙饗

祭姪女祖孺人文

十年前予試南宮而來京師客於文伯兄家見爾方睂目宛宛逡巡走藏而爲嬌女也十年以來薄宦京華時過諸倩則見爾之宜其夫敬其舅姑提其叔教其子而爲順婦爲邱嫂爲慈母也乃不二十年而又見爾之溢焉終古也嗚呼哀哉父在湖之南弟在江之介每平肩輿而過予家未嘗不敦六親而睠然顧也然而提其叔已釋菜於學教其子亦舞勺於師則爾可以無憾而又何戚乎

松之喬而薤之露也

公祭徐老夫人文

古不云乎直言守官得其良夫彼兒女子涕泣牛衣嘯嘯青蒲九死未悔深閨日暮烏盤女巫乍壓乍起彈冠門內乃及妻孥忽焉下世言念伊人爲我賽烏嗚呼夫人公之良友食啖茹茶虎豹當關公擊其牙斗魁是拘解薦盈庭公樹其角鉤黨所虞臚背之書夫人黽勉卒起於徒一斥不復夫人禦窮復則不俱公何慟與蓬萊清淺問諸麻姑公何慟與昔者吾友今也則無慮囚平反聞而色喜疇爲之吁脫珥行麋飫及園扉疇爲之舖南金火齊卻於清夜疇知其迂斗酒旨蓄給於蓋篋疇任其劬牡丹之圖金石之錄疇與爲娛侍史之記客舍之魚疇與爲廚可遣者小難忘者大憂患斯須守官不回直言不阿內助固殊嗚呼夫人星使追還芙蓉帝都不歸海山兜率天衢轉童女舌而爲夫人得照水珠現宰官身而爲我公保金石軀或摩於天或集於池失母鳳雛夫人歸矣

其何憾焉性證醜醜尙饗

祭劉太夫人文

夫淵折者懷珠玉實生者種桂桐文既在其手夢亦成其龍物固有所產人亦有所鍾恭惟明靈羌習詩禮受教德容良其袂而盛鬢移所天而嬪從驪合以成子姓成子姓以要其終二嗣競爽次季長公秀荆衡之杞梓逼華蓋於中宮方期母以子貴夫何樹鮮靜風嗚呼哀哉其績敬姜其織孟母縈緯霜機閨深月苦介婦旣成大家逐子陳力相追琢蠹胡始積粟列鼎就養豐旨金閨通籍有子如此佐以子婦孝其姑嫜袈帶紉鍼甘滑有方板輿時御宣藥席張色養慈顏肅舉壽觴令妻壽母其順一堂北風獵厲時命不常老親殫焉嘉耦載喪

天子曰咨命此有司賜爾君羹爾其來嘗賜爾君肉爾其來享命彼有司荆臺之封青烏青麥反壤之樹白鶴白楊佳城鬱鬱若斧若坊公拜稽首報親罔極事

君日長含淒赴眇徘徊徬徨舟輿千里返葬楚鄉水浮陸走丹旒翺翔素車白馬躑躅相望朱嘗見齒敢云悼亡日存幃篋口絕水漿安得禁方出滌煎香魂兮歸來南望武昌修門未入江介悠揚嗚呼已矣婦與姑魂氣相依無不之頌琴美櫃無所逆奈何莞莞子子兮獨毀我師昔者蘇軾感逝之言謂君得從先夫人於九原生者無所怙歿者其有與爲婦以視吾師其然耶其不然耶我二三子以此言而慰師者卽以此言而慰太夫人與夫人也靈其有知耶否耶嗚呼哀哉尙饗

微泉閣文集卷九

微泉閣文集卷十
祭文二

公祭同年王元輔侍御文

嗚呼君臣朋友之間得之何其難失之何其易惟庚子之夏

先帝之進驥等二十二人於西苑於殿前於宮門而試之爲御史也豈不欲明良相得主聖於青蒲而臣直於文陛二十二人之彈冠而彙征也亦皆欲同道得朋上以答

聖主之知下以壯直臣之氣夫何玉几朝憑宮車晚出

主旣厭羣臣而遐棄臣亦失其主而去就死生之忽異其及

先帝而去之者少霞左官於西河其後

先帝而去之者筠湄左官於巴夔其繼此而相攜以去者允調解

組於上黨浣公歸養於若耶其攀

先帝而及之以死者元輔又考終於私第嗚呼俯仰二年之間

先帝之得二十二人僅五六月二十二人中之或去或死者已五

六人驥等故於元輔之沒而滋感夫難得而易失者信莫如君臣朋友之際惟二十二人由治行高等而入爲耳目者十有九而元輔之奏最實於析鄙之僻地惟二十二人無不以敢言劇切而側目權貴者而元輔之所言多中乎時弊方其在唐鄧之衝山居而谷汲先王之遺風既息民多上力而好賈爰爲開耕興學析獄埋齒以變其俗而靈雨隨車庶幾熊耳高而丹水清焉至今俎豆之不替及其巡城也風行朱雀監門也撤幕棘闈要匪沽倖直之名以翹人過而大言小言入則無不利由今追思過從之雅見其方輔而豐下以爲是七八十人也而算胡止於甲子之歲嗚呼驥等同受

先帝之知得是吾

君之子猶冀外者內處者出共引蓋臣之義推元輔爲黃髮之型以密勿致主朝委裘而報

先帝奈何溢焉元輔在

帝左右豈孤臣之中有不自得者乃乘龍髯而高企此驥等所以緬懷於君臣朋友難得易失曾歲月之幾何而二十二人中之去就死生如此也能不欷吁而隕涕嗟我元輔格此虛祭尙饗祭提學張湘曉同年文

嗚呼開國必重科目科目必重文章然考宋登科記由建隆以至天聖而後省元得歐陽載稽勝國科名由洪永以至宣嘉而後榜首得王唐若其魁鄉試者如花綸與林震雖掇巍科而手筆未能擅場惟唐寅之魁南國雖號才人而福不長豈若國朝設科乙酉而奎光耀乎星紀解頭始得連張何文運與國運彼偏衰而此俱興在賁之象柔來文剛止物不以威武故人文成化文運賁濡於文明在屯之象陰始交而未感乎陽經綸以康屯難而天造草昧文運闡汶於晦冥宋初明始兵驕難馭殺運未除故草昧而文明未光粵我國朝馬上得之詩書治之故文明而草昧不荒是以唐文越元和而衰起宋文越慶曆而發蒙獨國朝之文運開

科得公而國運與之俱昌公之文章左癖膏肓弟畜守溪兄事荆
川廬陵瓣香得其文筆奇毛鳳皇拾芥場屋典冊玉堂公之科名
宜首三燭狀頭曲江不得而得鼎耳先甲修文長郎公之祿位藻
鏡藤花龍門衡漳未隆而隆優者龍鳳再命三事其笏滿牀較之
唐寅與花林固已才福之兼備而何斯文之忽喪嗚呼驥也下材
名廁桂玉之一閒公之知我提其宦學之無朋公生於世六十有
八年其來也爲國開文運而傳說復其寒芒驥之交公四十年其
歿也痛哭於寢門而伯牙絕弦於鍾亡哀哉尙饗

祭福寧知州寧公文

代

均之爲吏遠近則異空桐丹穴或易之地能暑能寒或易之氣管
篁鳥言畫地爲字其情難得其俗難治政教未成眠食爲厲攝官
嶺表土人是試閩越涼州選人迴避古者立法良有深意甌閩而
南百粵是疆連山介陰鉅海敲陽島居卉服俗本要荒號令柔遠
維昔有唐俗遷風氣癘化雪霜若東西州瀕海之邦昌黎送人從

事南方人之者乃以爲常

皇清受命六合爲家東門碣石西域流沙幕南通節北戶建牙五
嶺以外置吏不遐有珣琪玕醫無閭產分符南服南人不反乘陵
炎雲不以爲遠山區海聚氓蟲蠻蛋爲天子吏印綬是縮政成身
強克享縣算維我寧公遠宦福寧大姥齒齒高風與并藍溪鱗鱗
飲冰與清兩轡五馬使君是迎郎罷告囡父子頌聲痠厲不作三
年政成如何歸來首邱舊京遷民江淮而虛其城險遠難治以勞
其精海颿炎洲丹荔朱明眠食失宜以隕其生自非然者天道難
明未衰未白朝露忽驚某於門闌諸倩館甥公之自出洗手作羹
魂兮來格馨我菜盛尙饗

祭張方伯文

代

凡道消於小人之日而孤立者必剛凡剛者多爲廉吏於四方凡
爲廉吏者多友於家而惠於鄉以徵我公之平生益廬余懷之仰
止而傍徨公之起家於郎也人主方偃伏於嬪寺之傍近刑餘進

薰腐以典樞機而薰轅衣冠附羽者累累而不撓者堂堂其在易
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伏而不出則遁粹而去之則亡苟非剛中
之士鮮不恇怯奕美一跡兩端骹骹乎其間以翼高張公則與道
俱消拂衣晉山之野而徜徉及其壓而復起也闕茸失倚者徒菟
而徙鴈宜公之更進驟躋於巖廊且是時公有介弟持衡十載宜
津要之推輓而飛揚乃兩厯郡守四遷監司以迄秦藩辭滿量移
遂遂孤立未嘗躁競於熱與涼蓋剛而無援無援則孤立而後見
天下之至剛嗚呼公平以此爲吏又何廉也養雲間之海鶴而苞
苴不敢入其堂蓋剛則無欲故貪墨拋印奸胥伏辜以良二千石
之治治秦蜀齊豫閒而民之慕思弗能忘嗚呼公平爲吏則廉族
黨昆弟又何友而惠也產直盡子昆弟脫身薄宦而無私藏道殣
者仰衣食盡微祿以周給之而無餘糧蓋不遜於予乃廉於取者
之常然則剛而廉友而惠知公之爲國之良而壽考百年也胡冀
毫而喪公其悲乎子競爽孫貽芳公其歸乎曷用卷衣而復於房

某忝姻婭實借長公繫官於齊驛赴而不能哭諸位也涕萑闌以
浪浪嗚呼哀哉尙饗

祭祖御史太翁文

代

嗚呼自古佐命之臣乘天隙會風雲及其戡禍亂而見太平也莫
不從龍刑馬願爲累朝舊勳南宮羣策之首北面繼體之君然而
往往不得全於其主或全於主矣又奪於命斯元功宿將之存沒
各有幸不幸云恭惟我翁克生國楨方草昧之崛起每烽舉而燧
焚攝弓擐介以驅馳張拳冒石而冠軍然後足犯霜露手披荆榛
乃得尺寸以寵其身永後之人會

主上監於古報功之得失也豐沛失而不幸縲絏南陽得而幸保
功名又其幸者戒秦府以韓彭得無恩庇釋將權於杯酒得在休
兵其不幸者若前代之世二人失於角才之忌難平大約衣食賦
稅之賞宜從重而勳庸眾建之權宜從輕賞重則猜刻不生權輕
則憲網不嬰於是大者位爲通侯次亦居賜東第大固效屏藩於

帶礪次亦及土田於苗裔而又勳賢並任實試才能世祿進以殊科吏治至於阿衡俾夫連城者畢力承流者稱職參國議者半故人故元功宿將得全於主何其幸也是以翁既纍纍疏壽子復惠文嶽嶽持斧中原無慙豸角方將身爲累朝之舊勳上觀春秋之鼎盛不謂小愈而劇溘焉卽漠幸而全於主者不幸而奪於命也嗚呼昔玄齡疾篤君臣涕泣於玉華祭遵喪至車駕望臨以素服幸逢聖主聿保厥終死而後已命也奚哭且夫 朝廷之賞亦不細矣生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我翁之沒更無憾矣雲臺益其姓氏丹書宥其子孫則亦不幸之幸者矣而某等猶灌焉以悲隻鷄絮酒未能忘情者墳篋義偕令子臺諫則有司存於其生也既有可拜之誼豈其沒也而無羶薌之樽嗚呼哀哉尙饗

祭同年李退庵侍郎太夫人文

粵稽聖訓御於家邦刑期無刑家不廢笞國不廢罰天下不偃征刑於而國小致市朝大陳甲兵刑於而家次睦九族首孝所生兵

銷刑措睦族孝親時靡有爭家齊於內國治於外內助斯稱師貞終吉平反不經女德維貞蘋蘩盡職行葦克敦婦德維成嗟我壽母相夫訓子享有令名夫爲名將絳衣授戟燒甲援城子爲司寇慮囚進食折獄著聲嗟我壽母脫珥創業爲益實宏無田不祭黍稷是供柔盛是馨庇及本根嫁娶是資葬葬是營旣孝以睦去兵與刑家肥 國禎壽母之德載在彤管烈於汗青生有自來太湖之精包山之靈長有所歸千金之子玉臺之行晚而舉子免於水火勞於受經七十有九魚軒翟第大耋一齡五福備矣夫子咸貴偕老先庚天年下世而我孝子淚胡霑膺

皇帝元年告祭山川分遣名卿會計玉帛作鎮南服筴祝禹陵便道覲省慈顏白髮倚闔共迎君言不宿燕路北首驅馳有程板輿輕軒時日幾何棺不及憑長筵羅孫時日幾何北堂草零皇皇孝思終天抱恨迎養未能由母言之厚德載福含笑九京某等墳篋司寇幸其在 朝天下稱平憂其欲去秋茶網密爰書重輕若我

壽母又何憾焉敬進和羹尚饗

公祭徐侍御夫人文

嗚呼天下內助之賢能輔佐君子以爲廉吏爲直臣者何可一日忘也蓋方賢者初服而受一命未免交徧之謫而憂貧窶及其激叩要路又未免顧牛衣之涕而言事囁嚅者亦兒女子之常也若我同年徐公之夫人則不然公之起家行人者數年驅馳龍虎之節而索米長安人皆苦饑欲死而未聞公之以妻啼豐僮號暖爲慮擢御史甫踰月章四五上恐天地閉於君門之九關請晝接以通之人多目瞋舌撝而未聞公之以肥身家保妻子爲慮廉吏之操何其潔而直臣之言何其昌也蓋由夫人纖微治生浣濯躬服故霑升斗之祿而不知薄有夫出征有妻從秩故不以禍福利鈍營其私則公之廉且直實夫人之有以勸之也是宜令妻壽母考其遐福乃竟驚寤生而罹九死向成公之廉於筮仕及成公之直而溘焉宜公之對長簾而悲空牀也昔元稹悼其妻昌黎銘其墓

嬪於校書郎之日鰥於試御史之時今觀其悼亡之語始以微祿禦窮終以俸錢營奠花壓則枝易折失母則雛可念殊歎公之事易世而神同傷也然再考其銘墓之詞夫以直言爲良臣妻得直言之良夫則夫人可無憾於九原而公亦可無悼其俟我乎松柏之陽也至於凡我同年昔往醉驚鬢之酒者今亦冀夫人之來舉一觴也嗚呼尚饗

祭曹固山太夫人文

曹公遼左世職方王師攻衛城公夫婦固守不下及公歸本朝夫人母子隔絕族人爭襲職力提孤子乃免王師度遼家復完夫人遂長齋以老

自古佐命之臣多成內助之手識真主於艱難定君臣於杯酒及乎風雲之會合龍虎而吟吼夫旣踐於台斗妻賜檐乎奉帚至尊均以叔嫂六宮咸化妃后鳳奇毛而五色虎拜首以一卣錫命婦於開國復成家而爲母播彤管以貽芳盛事垂諸不朽若夫人之象服實曹公之嘉耦比貞粟於琪玕醫無閭之所有我

祖宗之國楨維我公其薪樞佐我公於屠釣維夫人其井臼公本

出自將家乃來嬪此良友製絳衣兮如火援桴鼓兮赳赳賦小戎
以從軍誓去帷之不負迨楚才而晉用公之建功也久竟從秩於
公歸夫人之福也厚平肩輿以上殿拜玉牀之萬壽方我公之歸
命塊母子之相守勿以妾而二心識天命於陽九著世勳乎令甲
陷其族之黃口聚骨肉於干戈合子母與夫婦今甲第而還家昔
丁年而北走見伊呂之象賢羨令子之啟後御重錦之輕軒觀佳
辰之射柳念春秋其彌高喜椿萱之白首養夫人以小摘驚我公
之擊缶昔拜母於登堂今白馬而送輶爲父爲母之隆誰能出乎
其右蒸蕙肴兮椒漿靈之來兮知否尙饗

公祭馬太夫人文

嗚呼吾徒求升斗之祿於京師將各以貽其親然而迎養旣艱於
道里國無五物之事四方不須英蕩之節則不能時時省勤以展
其私故不遑將母之歌本三歎於使臣惟是生於斯仕於斯事君
事親恆於斯朝得粟可以饗夕舍肉可以遺莫如同官馬君之就

養其太夫人方羨其就臘而淨夏祗服乎昏與晨旋弔其樹靜也
而風不定祿養也而親不待凡我同官誰非人子淚浪浪以沾巾
至於夫人有夫從秩有子從政少如阮瑀之妻老類翟公之母已
足旌其後而報其身奇右病也修短命也而又何憾乎夫人嗚呼
尙饗

書後

書送許子之官歙縣序後

吏部選人以資格進士則官之舉人則官而師之其在學記曰能
爲師然後能爲長謂其學能爲師以教人而後能爲一官之長以
治民故官而師者內則成均外則庠序是古大樂正立詩書禮樂
以教士之法也許子傳舟由茲塗謁選而得歙歙巖邑也其山川
奇秀甲天下其文獻自宋元以來猶鄒魯之文學其天性也然許
子之學蓋本於乃祖中丞公乃父侍御公之學如弓之箕如冶之
裘以教此文學之邦如振金鐸如攻堅木吾知其能爲師矣然今

之歛郊壘生走馬安知其不異於昔將以詩書禮樂之教授戈息馬而變其風嚴師其難乎昔者魯中諸生圍於劉項之兵而猶講頌絃歌音不絕今歛其猶魯乎雖然許子明年且由進士而官司成教國子更官師氏以詔王首保傅其官猶師也其長不足爲也然後家學大行如黃山膚寸之雲不崇朝族而兩原其始觸石而出於天都之峰尊如乃祖中丞公合於老人之麓繼如乃父侍御公然後知其所所以能爲師矣因於侍御所讀湘靈送傅舟序侍御俾書其後仍申以師之說云

書楊芝田壽帳後

僕行年六十楊子芝田祝予壽帳詞以予二月二十日生同穎濱而年月干支癸亥乙卯又同東坡日時謬以相擬予觀東坡遺弟生日羅漢頌及志林年譜所載丙子辛丑癸亥乙卯干支俱可考又遺弟詩稱其小字卯君則卯亦其干支也然予乃偶同其半耳豈猶東坡之擬退之身命同居磨蝎而俱被箕口謗議者等乎儼

人不於其倫矣夫二蘇之才起峨眉繼歆向並機雲兄弟連茹於朝文章皆妙天下忠義皆冠日月然其命之出入起躡者屢矣大蘇之起而金馬玉堂不知其躡於珠崖儋耳也小蘇之起而黃閣烏臺不知其躡於瘴雨蠻煙也豐於才者嗇於命嗟夫顧予何人庸才多福文章忠義倍蓰十百千萬乃幸免魑魅優游卒歲嗇於才者豐於命夫命固絕相左也儼人不於其倫矣且祿命豈可盡信趙韓王與卒校同庚而吉凶異孟嘗君王鎮惡與馮小憐同五月五日生而男女邪正異今據三命十一曜之書予固身命躡於奎壁驛馬交馳學堂而讀書不成祿命豈可盡信書貽楊子以資談噱

跋沈繹堂先學士榮賜堂記

吳梅村先生贈沈繹堂太史詩云衣白山人披賜錦畱取花枝待後人蓋謂其先大小學士也學士昆季競爽於勝國之初明成祖嗜大學士書鏤名於笏金塗以賜迨孝宗尤嗜之賜其孫世隆爲

中書舍人今大學士書不多見獨見摹刻於絳帖草書一詩而已
茲乃見繹堂所藏小學士書榮賜堂記手追心慕規模晉唐因知
繹堂之書猶嗜家鷄而寶蘭亭也然學士昆季爲四世舊德而繹
堂以
先朝侍從保我子孫雖笏之不存不得比於甘棠而堂之再構視
昔人之以畫錦榮其身者加一等矣然則繹堂之光於前人豈獨
以科名也哉

跋李龍眠畫羅漢圖

宋文憲論龍眠居士畫謂其合張吳顧陸之長用筆皆似篆籀如
雲行水流蓋言其藝也蘇文忠公之論則謂其神智與百工萬物
交通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合於佛菩薩得於心形於手蓋言其
藝也而本於道矣今觀儀部王阮亭家藏居士所畫十六羅漢筆
筆如篆籀果有雲行水流之藝夫非得心形手意造而合者乎其
爲藝也其爲道也非本於一貫者而能之乎又聞文忠云羅漢慈

悲急於接物其家藏畫燈每設燈塗香供或化爲白乳凝爲雪花
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故以海南所得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作頌
貽弟子由使之修敬集福今阮亭與其兄吏部郎西樵俱山東之
英妙然西樵需而出險阮亭困而能亨可不謂弘慈之力也顧以
予之不才身世相棄而又患諸病苦蚤衰得白迺得觀此像而題
其後是亦猶文忠得羅漢畫像於海南困厄九死時如逃空谷見
師友豈非希闍之遇也

跋海道人畫竹

仲圭所述石室先生畫竹法本東坡篔簹谷堰竹記東坡得與可
之法者也仲圭得二人之法者也與可之詩不云乎擬將一疋鷺
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今觀此絹尺幅耳而竹有萬尺之勢蓋畫
竹者胸有成竹猶之解牛者目無全牛此雖得其意之語而法亦
不外是仲圭之畫進乎技矣至其書亦追大令後惟祝京兆近之
吳翁其世寶之可也翁齋中鼎彝金石斑璘充仞當奉墨君爲主

以鎮之

微泉閣文集卷十

微泉閣文集卷十一
經說

冬官補亡辨

司空之官亡河閒獻王以考工記三十工補之然其所補者本工也非官也鄭氏以為卽六十屬之官有宋越明諸儒爭非之於是謂冬官散見五官之中易置其官以補之或更取天文星象妄撰官名以補之蓋皆由未考司空之職所掌也漢儒之王制曰司空度地居民使地邑民居參相得也合於尚書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司空之職舉於此二者夫四民之居家室是營而建國都城朝市祖社門阿塗巷諸事胥舉地利之時溝洫爲先而農圃稼穡竹木果蔬絲枲諸事胥舉然是二者見於太宰之六典曰事典舉二事之大綱也見於九職曰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臣妾聚斂疏材嬪婦化治絲枲見於司徒之十二職曰稼穡曰樹藝曰斂材曰生材又辨五土之物生十二壤之名物以任地事

見於遂人土宜教毗溝洫滄川以達於畿皆地利之事也見於司徒凡造都鄙溝封地域制其室數又見於遂人田里安厖皆民居之事也見於司徒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建邦國土其地而制其域其屬封人設社稷之壇制其四疆見於小宗伯左宗廟右社稷皆建國之事也夫此二者皆司空之職乃何以見於他官曰此太宰所謂官聯小宰所謂六聯也鄭司農謂連事通職賈公彥謂別官同職朱子謂一部周禮盛水不漏魏鶴山以爲聯事最密蓋六官互有之凡司空之職見於別官者皆冬官之聯於別官者也如地官之鄉師考辟於司空則又別官之聯於冬官者也職聯於冬官而仍屬之地官不得以其職相聯而遂易爲冬官之屬也然則冬官之屬其職果在所補之三十工乎曰冬官之官屬亡矣三十工者皆工也司空有用之者矣非所屬之官也夫百工飭化八材本萬民九職之一而非官也太宰掌之司徒頒之五官皆用之而其用之司空者則土木之工爲多匠人是也匠人雖攻

木之工而容有土工焉其營國則都城王宮前朝後市左祖右社門隅道塗園窳倉牆上棟下宇兼土木焉惟匠人是問其葺屋瓦屋則以爲民居故草屋爲葺而索板則築換土甃械則砌甌甑屋瓦則承屋筵凡處士工商農其垣墉暨茨土多於木焉惟匠人是問其爲溝洫田之眇遂水之溝防則係之地利決渠荷鍤無非土工焉惟匠人是問孟子論梓匠而曰毀瓦畫墁蓋持斧者木手巧者土匠人其總名耳故建國居民先用匠人其他若陶瓦甌甑蜃灰當問搏殖若鑄牡瑯琅皆當問攻金若青腹丹塗黝堊當問設色凡他工所用不盡於此記文不具至於天有時地有利人官有能自匠人而外則如九職所謂農圃臣妾嬪婦以逮閒民當亦聯之司空而百工不與焉故考司空之職而知所用之工當以書言司空所掌民居地利爲斷嘗讀縣之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蓋司徒起徒役而卜食攻位司空定役書而鼙鼓丕作二官聯其事百工成其事然皆民之爲工而役於官者而得謂之

官乎哉然記何以言某人言其執技事上以取庸之人也何以言某氏言其世高曾之規矩者也役於冬官則日省月試而稍食稱事司空以六十官董其事而役於他官者亦然觀玉府之工八人卽括摩之玉人則他官所用考工之工多矣不獨冬官用此考工之工也乃補之者本以爲冬官之工解之者誤以爲冬官之官非之者又補以他官之官皆未考周官司空所掌民居地利所用之工也且化治八材其工豈止於三十而百工之不在官而在民者固不可得而枚舉也

魯郊禘之月考

按夏正周正並行人間七月之詩言月皆夏正而以周正爲一之日春秋書冬晉人執虞公左傳滅虢於十二月丙子朔爲周正而卜偃之言於九月十月之交爲夏正蓋建子正朔也周禮謂之正月建寅曆法也周禮謂之正歲正月周正也正歲夏正也夏正先王之正也周正時王之正也故漢書曆律志云曆人用夏正而先

儒謂無以改時月爲聖人諱則知正朔用周正曆法用夏正二正並行人間詩書傳記各舉以紀事其文不同則魯之郊禘之月據是可推也左傳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杜註建寅之月夏正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周正也明堂位魯君孟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亦周正也魯始僭啟蟄之郊後乃并僭日至之郊故左傳紀獻子之言曰啟蟄魯之寅月郊也夏正也雜記紀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上帝猶言何獨啟蟄可郊乎魯之子月郊也周正也魯常僭巳月之禘中乃或變午月之禘故獻子又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猶言何必巳月可禘乎魯之午月禘也周正也此獻子二說所以不同左傳舉夏正雜記舉周正而孔穎達乃謂一人二說必有謬者非也且禮記作於後儒當在春秋之後魯既並僭子月之郊故郊特牲言周之始郊日以至而明堂位言魯君孟春祀帝於郊子月也舉其并

僭禮言之周正也魯或變午月之禘而明堂位言季夏六月禘周公已月也舉其常僭禮言之周正也故知二正並行人間詩書傳記所言不同各舉以紀事也然則魯之子月日至之郊何以書於春秋者宣三年正月成七年正月寅月啟蟄之郊何以皆不書已月之禘何以書於春秋者一宣八年六月午月之禘何以一書於孟獻子之前僖八年七月而獻子之時之後皆不書曰此春秋書法也魯之郊禘非禮也書之不勝書書其非禮之中又非禮者而已春秋書郊者九其類有三書鼯鼠食郊牛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四皆在正月譏養牲之不謹也書卜郊不從者譏卜常祀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也又非禮也故書若啟蟄之郊以祈穀也且中氣或在前後月故孔穎達以為春分以前皆得郊固不定為寅月也日至僭之矣又何有於啟蟄故皆不書春秋書禘者二閔二年五月為吉禘辰月也僖八年七月為致夫人午月也在獻子前書有事太廟者一宣八年六月為仲遂卒猶繹已月也又非

禮也故書若獻子之時七月禘不書或魯史缺其文或以禘之時非禮之小者獻子之後不書或如注家說暫為之而後未嘗行故不書由是推之知魯之日至郊在子月啟蟄郊在寅月五年禘常在已月要而言之魯之郊禘非禮也春秋之所不勝書而不書者也而亦可以見三代聖人未嘗不改時月夫子作春秋從周正而未嘗改時月也

宗法

大傳小記俱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其文同大傳曰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其文小記所無又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其文亦同小記蓋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故君之庶為別子別子之適為繼別族人宗之曰大宗以公子為太祖傳之百世猶太祖之正體也一而已支子不祭故別子之庶庶之適為繼禰諸兄弟宗之曰小宗以支子為高祖傳之四世猶高祖之正體也亦

一而已經文之義如此然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而註則言繼別子之所由出別子所由出非國君乎國君而可宗豈公孫得祖諸侯乎是註大宗之繆者也經言繼禰者繼高祖者爲小宗而註則推言繼曾祖與祖與禰爲四小宗五世而四宗是繼世而遷也何以云五世而遷乎是註小宗之繆者也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猶云我之自出蓋別子所生之適子耳體於君而不正曰別子體於別子而正曰繼別繼別子爲大宗非繼國君爲大宗也故曰此註之繆也上而出自天子則名推周召故穀梁稱燕爲周之分子而滕謂魯爲宗國其本乎諸侯者則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皆甲公族又有來自他邦起乎氓庶而始爵爲卿大夫者如陳完爲齊工正來育於姜如大夫僕以家臣同升諸公三德有家始爲之祖百世承家永爲之宗雖百世而族人宗之故曰大宗一而已一者何也一太祖之正體而莫之敢二而已經言繼禰者言其始也自子謂之禰又言繼高祖者言其終也自玄孫謂之高祖二

世之子所謂禰卽五世之孫所謂高祖經言禰與高祖本乎一註言禰與高祖岐爲二本乎一故繼禰者始繼高者終岐爲二故繼高者始繼禰者終始終岐爲二中更五世而岐爲四宗有四適統以大宗而爲五宗宗有五適族人一身而兼五宗事五適故曰此註之繆也始終本乎一中更五世而皆本乎一一世之適諸兄弟宗之二世之適其父之諸弟爲叔叔之子爲同堂兄弟其宗之三代之適其再從之伯叔兄弟其宗之四世之適其三從之伯叔兄弟其宗之舉三從而同父同堂再從兼舉矣迨夫五世祖遷於上各尊其曾祖爲高祖四從兄弟宗易於下各事其高祖爲小宗非以五世之內而三易宗也故曰小宗亦一而已一者何一高祖之正體而莫之敢二而已然此鄭賈註經之說昉於班固流於蘇氏以至朱子行之不廢遂以高曾祖禰之適分立四宗夫人孰不欲尊其曾祖而私其禰然推本而上自高祖言之卽鄭氏自謂正體在上雖下正猶爲庶也四世之內孰非支子而顧亂適庶之分歟

先王慮族之散而無以收之也故令族人各事四世之適爲小宗又慮五服之上盡於高祖旁盡於三從而疏遠者無以收之也故令小宗各率族人而共事百世之適爲大宗死必齊衰三月殤必喪以成人雖絕也必爲之後非疾與不肖也不之易而尤重者庶子雖貴不敢主祭別子之祖宗子主其祭族人助其祭祭畢而燕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婦於房繫以姓而氏族弗別綴以食而昭穆弗殊經所謂尊祖敬宗以收族皆由宗法之一也方周之隆太宰以九兩繫邦國而五曰宗以族得民其流既衰行葦之恩疏於上葛藟之刺興於下迨乎亡秦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欲令一宗如出一氏一氏如出一族一族如出一家一家如出一人豈可得哉嗟乎秦漢以來無世卿大宗之法廢矣小宗庶幾可復故據註經者四宗之繆而明之

廟制

宗主乎祭祭在乎廟而廟制不同見於祭法者大夫三廟曰考與

王考皇考是父祖曾三廟而太祖不立廟適士二廟曰考與王考是父祖二廟官司一廟曰考是一禰廟而皆不立太祖廟見於王制者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是父祖與太祖爲三廟而曾祖不立廟士一廟是一禰廟而不立太祖廟解經者謂王制三廟別子三世之適有太祖廟無曾祖廟祭法三廟非別子之適凡爲大夫者有曾祖廟無太祖廟祭法二廟凡爲士者祭其祖禰祭法一廟王制一廟凡爲中士下士者祭祖於禰而皆無太祖廟此解經之說也信如其說小宗支庶雖無太祖廟顧得上祭三世及其曾祖而大宗以有太祖廟遂廢曾祖而祭止祖禰遠祀其百世近鬼其三世何以重宗盟且如天子之元士地視小國之君而不得立太祖之廟視諸侯之大夫凡爲適士得祭祖禰而大宗之大夫亦止得祭祖禰何以明降殺是凡有爵者皆得崇廟貌是凡有廟者皆得主七鬯何以分適庶適士異廟而祭官師同廟而祭廟雖殺而祭不殺子先食而父寄食何以殊命數竊疑其非經義也聞

嘗參考經文而折衷之其爲別子而公子也者不得禰先君始固無廟遞增及曾孫而後奉別子爲三廟以別子爲太祖其爲別子而始爵也者始亦有三廟遞遷及曾孫而後更奉始爵者爲三廟以始爵者爲太祖是知王制所云三廟大宗四傳之廟也方以曾祖爲太祖故有太祖廟無曾祖廟迨五傳乃當有曾祖廟然仍有太祖廟若大宗而爲士則無曾祖廟然亦仍有太祖廟何也蓋不遷之廟周文武在七廟之外則爲不祧之禮魯世室在五廟之外則爲僭以諸侯近於天子故當屈大夫士始祖之廟在三廟五廟之外則不爲僭以大夫士遠於天子故得伸此禮所謂順而摭也左氏曰大夫有二宗大夫固有百世不遷之大宗而太祖之廟常不遷也然豈以太祖不遷而反殺曾祖之廟下同適士也乎儀禮喪服傳文學士及大夫則知尊祖及者自適士以及大夫也祖者舉祖而高曾太祖並舉也爲宗子言之也豈爵爲三命之元士而廢百世之祖廟不血食乎此所以重宗盟而又明降殺考諸內則

夫婦皆齋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何終乎終大宗之祭事也何私乎私小宗之祭事也是知祭法所云三廟二廟小宗爲大夫士之廟制也士無曾祖大夫有曾祖而俱無太祖故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百世而遠祖廟在大宗之家五世而近祖廟在小宗之家大夫士之所常宗也亦所以重宗盟而明降殺也審乎此知宗子而爲大夫適士則立三廟與二廟而大宗太祖之廟則在三廟二廟之外者也然則非宗子而爲大夫士其無廟乎其有廟乎其廟在庶子之家乎在宗子之家乎其得主祭乎其不得主祭乎其祭於其家之廟乎其往祭於宗子之家之廟乎小記言庶子不祭祖庶子不祭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朱子以爲不若大傳只說庶子不祭祖禰皆在其中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不得祭其所生之祖禰也以庶子之家固無別子之廟而并無祖禰之廟也解經者執小宗有四之說凡爲父之適皆得繼禰爲小宗遂謂祖雖庶而父之適則得立禰廟而不立祖廟故

不祭祖而得祭禰惟父是適而身是父之庶則不得立禰廟故不祭禰得祭禰者得祭子殤以有禰廟也不得祭禰者不祭子殤以無禰廟也然曲禮言支子不祭其下云祭必告於宗子而曾子問亦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明乎非宗子無論祖禰之適皆稱支庶其上既非正體則下正皆不得爲適故雖爲大夫士而其家皆不得立祖禰之廟皆不得自祭其祖禰也曾子問又言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稱凡者除宗子爲殤外該已與祖父而言註專指子殤非也明乎非宗子無論祖父已之殤與無後者皆不得祭以其家無祖禰之廟殤與無後者無從耐食也故庶子爲大夫士不得主祭其祖禰因不得祭殤與無後者以其家無廟而廟在宗子之家也因知王制祭法所云三廟二廟俱除庶子言之也所以分適庶也審乎此知庶子而爲大夫士不惟無太祖之廟而並不得立三廟與二廟也由是言之大宗之子爲大夫士固得祭其家之三廟二廟而又世祭太祖之廟矣小

宗之子爲大夫士則無太祖之廟而自祭其家之三廟二廟矣庶子而爲大夫士則其家無三廟二廟而告祭於宗子之家矣此大夫士之廟制與祭法因宗法而不同者也然所謂廟在宗子之家告祭於宗子而宗子主其祭者又有不同蓋庶子之於宗子也有其親同其位同而有廟於宗子之家如宗子之親弟同爲大夫士者也有其親同其位不同而或有廟於宗子之家或無廟於宗子之家如宗子爲大夫而親弟爲士或宗子爲士而親弟爲大夫者也有其親不盡同而其位或同或不同而或有廟於宗子之家或無廟於宗子之家如宗子之從兄弟或同爲大夫士或宗子爲大夫而從兄弟爲士或宗子爲士而從兄弟爲大夫者由此推之五世內外族人皆然凡爲大夫有事省於君而祫及高祖亦在此典夫有廟於宗子之家者固祭於宗子之廟而宗子主其祭無廟於宗子之家者祭之於何所乎將如曾子問言庶子代宗子祭者望墓爲壇而宗子之家亦爲壇墠以祭族人之祖禰略如祭法所

言乎則先儒不有譏壇墀爲衰世之法者乎抑若崔氏寄廟之說乎則族人繁多古者廟制外爲都宮內不共宇大宗之家固不能容族人之廟小宗之家又何能容五世之廟乎至於庶子之家既無廟則虞而作主祔於何所乎又或庶子所祭與宗子尊卑不同行則宗子下祭族人數世之死者何以代稱乎禮文殘缺則無可考也已此下官司一廟考諸儀禮喪服傳文都邑之士則知尊禴都邑之士官司之中士下士也何尊乎禴一禴廟也并下文云學士大夫則知尊祖俱爲宗子言之也蓋宗子而或爲官司則不得有太祖廟與祖廟亦不得主族人之祭惟自祭其禴而已春秋所以有胥狐欒郤降爲阜隸之歎也然則宗子而爲上士則立祖禴二廟士喪禮記所謂其二廟則饌於禴廟是也其前文但云遷於祖恐其先祖而後禴故記復申明之非謂一禴廟中而兼事祖也宗子而爲中下士則立一禴廟而祭不及祖安事其廟其非宗子而爲中下士并不得立禴廟亦不當如庶人祭於寢則亦前所云

告祭於宗子之家者也是知王制祭法所云一廟俱爲宗子之爲官司者言之也廟一者祭亦一祭一殺乎適士祭禴者不及祖子不先父食所以殊命數也此中下士之廟制與祭法亦因宗法而不同者也廟制不同則祭法不同祭法不同由於宗法之統乎一也大宗之子於太祖則百世祭之於曾祖禴則遞遷減其世數而祭之於高祖則告於君而祭之達乎大夫士小宗之子於五世之內曾祖禴遞遷減其世數而祭之於高祖亦告於君而往大宗之家祭之亦達乎大夫士支庶之子於曾祖禴俱不得立廟告宗子之家而祭之於高祖亦告於君而往宗子之家祭之亦達乎大夫士此所謂廟制祭法因宗法而不同而大小宗則又皆統乎一者也此外有庶子祭者宗子去國或以廟從或棄其宗廟而不從其君未爲立後如禮所謂去國三世兄弟宗族猶存者則庶子有爵而居者爲之主攝也攝而祭太祖以下得立廟也若庶子無爵而居者則前所謂望墓爲壇以祭不得立廟也孔子曰子游之徒有

庶子祭者以此庶子廟而祭攝大宗之禮也不廟而祭亡於禮者之禮也

六宗辨

孔子刪書斷自二典而孟子之徒已有舜臣堯之疑故孟子之斷曰堯老而舜攝也迨乎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而不得然後踐位後儒註書者以受終文祖爲告攝位以格於文祖爲告卽位據孟子無疑也獨於攝位告祭次及六宗經無明文而疑之有天下者祖有功宗有德未有見太祖而不及列宗者經文稱文祖既堯太祖之廟矣稱六宗非堯列宗之羣廟乎太祖之廟既以居攝告祭矣列宗之羣廟其祀典乃廢之乎然其文不承文祖而在類帝之下者何饗帝於郊旣以居攝告之天饗親於廟又以居攝告之親也然聞七世之廟虞周以來未有加个上祀六世不及太祖太祖稱格不稱禋六宗稱禋不稱格者何旣以居攝告之必精意以享之故太祖之廟無旣月瀆祭之禮精意以享之必以居攝告之

故六宗之羣廟在七世祀典之中此自文祖及六宗經文義例互見無可疑疑者曰舜自有鰥登庸或以爲虞幕聽協風而始封或以爲唐虞得姓同出黃帝然要非後世宗支繼統祭則主鬯嘏則受福之比乃以釐降之甥而儻然稱孝孫受同瑁主唐帝之宗祧如庶子攝主之禮乎哉攷之孟子薦之於天而天受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旣爲祭之主園丘太壇之上可以爲之主朝獻饋食之倫又何不可以爲之主傳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譽祖顓頊而宗堯迨有虞之子孫在夏商爲二王後雖宗舜而猶郊堯焉夫郊堯者配天於郊也宗堯者宗爲百世不遷之廟與太祖同也禋讓之德實始於唐有天下者爲之後猶夫爲人後者爲之子先儒所謂傳天下者有天下之大統焉舜格於文祖告卽位於堯之祖也迨禹受命於神宗卽舜宗堯之廟也旣爲天子而以堯爲宗未爲天子又何不可宗堯之宗據此以斷經文自祖及宗之義例益無可疑然則如舜之祖禘何將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如後世立廟

京師開兩統貳父之漸乎是無可考要之王介甫主張髦三昭三穆之說陳用之亦以有虞七廟禋六宗爲見太祖夫以爲舜之昭穆則幾於二天子非也以爲堯之昭穆則踐位而以堯爲宗攝位而宗堯之宗未盡非也後儒捨經文祖宗之義郊祀宗廟之典而割裂附會聚訟喋喋或以爲祭法所著四時寒暑水旱日月星辰或以爲天地四時或以爲天宗地宗或以爲六子或以爲六炁或以爲百物遊神或以爲地六或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以爲實一而名異更立六祀皆鑿孔臆說茲不具論

微泉閣文集卷十一

微泉閣文集卷十二
經說

鄉飲酒

儀禮鄉飲酒一篇鄭注專屬賓賢能之禮而主尚賢至於戴記鄉飲酒義坐立豆數之義儀禮所無則專屬之周禮黨正飲酒而主尚齒今以鄉射鄉飲酒義及黨正諸文參考之竊謂鄉飲酒禮特以賓禮處士之賢者非爲賓賢能而設故其禮自爲一書而諸禮兼用之而或同或不同大抵賓介則尚賢而兼用之者則或尚齒或尚爵眾賓則皆尚齒有遵則皆尚爵何以知其然也夫賓而興之者卽王制所謂選士以開仕進之途禮而賓之者爲處士以優隱居之德鄭注賓介處士賢者而又曰賓不固辭素有所志賈疏以爲賓知欲貢已朱子亦以爲學成而有志於仕沿鄭說是賓也使卽書升貢士則當爲選士而不當爲處士矣是自戾也且其賓介謀之先生而不夙戒使卽賓興之賢者能者則鄉大夫所

書德行道藝豈俟臨事而謀其人斯知鄉飲酒之禮不專屬賓興也蓋其賓不用有爵之公士近於不臣不友之閒不以齒不以爵而必謀之以德必輔之以介故曰賓介則尚賢若夫州長習射而用此禮大夫與則以公士爲賓而無介賓主較射不必介之覲其閒也易以有爵之公士不以無爵者加大夫之上也是鄉射之賓或尚爵而其禮有不同者則無介也又若黨正飲酒而用此禮以正齒位而又三命不齒朱子以爲旁挂一位不壓眾賓然此言卿大夫之爵尊而觀禮者耳若眾賓以齒爲位則賓介自當以齒爲位而其飲酒以醉爲度不若鄉之飲酒不廢朝夕是黨正之賓介尚齒而其禮有不同者則飲酒必醉也推之鄉大夫賓興而用此禮當如舊說以賢能之尤者爲賓介而餘爲眾賓然賢能之書升夙定則其賓介不必謀明日獻書於王則息司正徵所欲自非所暇及是賓興之賓介亦尚賢而其禮或不同者則不謀賓介不息司正也其他如司徒用此禮簡不帥教者而飲其賓介當如賓興

之尚賢卿士大夫之射先行鄉飲酒之禮而飲其賓當如鄉射之尚爵又至飲國中賢者則自當以賢者爲賓以至鄉人飲酒而飲則當以杖者爲賓其禮之或同或不同雖無明文要皆可以兼用之故曰兼用之則賓介或尚齒或尚爵鄉飲酒義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又曰立三賓象三光也其義自與鄉飲鄉射相發明皆爲眾賓之齒言之也鄉飲眾賓之席皆不屬鄉射眾賓之席繼而西鄉飲旅酬眾賓序升鄉射眾賓皆升以至某子受酬者降席此非眾賓自六十以上皆布席而坐於堂上者乎曰眾曰皆曰繼曰序則坐於堂上者豈止三賓乎一獻之時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若布席與旅酬未嘗曰三賓之席未嘗曰升者三人也蓋惟旅堂下之眾賓升諸西階立而酬之若旅堂上之眾賓布席而坐之降席而酬之使三賓獨坐於堂上則眾賓受酬何席之可降也舊注以獻者三賓遂謂坐者亦止三賓非也鄉射記西序之席北上堂上東西牆

曰序此非眾賓之席繼而西自六十以上布席南面坐於堂上轉而東面坐於西序者乎鄉飲記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則東上此非眾賓自五十以下立於堂下者乎眾賓眾寡無常六十以上者堂上相繼南面坐多則轉而東面五十以下者堂下東面立多則轉而北面舊注以堂上止有三賓之坐席其眾賓皆立於堂下遂謂眾賓無坐於堂上之席非也鄉飲鄉射眾賓之長三人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眾賓辯有脯醢夫三賓獻而薦諸其席則眾賓獻而不必薦諸其席可知夫脯醢者豆也眾賓六十而坐者三豆則自六十以下五十而立者一脯一醢各得二豆可知自六十以上至九十而坐者其脯醢豆數當奇偶遞加自三豆以至六豆又可知舊注以鄉飲酒義豆有數鄉飲鄉射脯醢無數又非也夫獻者三賓坐者不止三賓則與立三賓之義相發明矣堂上坐以齒堂下立以齒坐立皆以齒則與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之義相發明矣三賓則薦諸席眾賓不必薦諸席立者二豆坐者不止二豆則

與六十三豆以至九十六豆之義相發明矣是尙齒之文爲眾賓言之也故曰眾賓則皆尙齒至其鄉之諸公大夫有來觀禮者是爲遵遵卽僕也不列於眾賓者也士之觀禮者不得爲遵不爲遵則列於眾賓者也不列於眾賓不與眾賓齒故席於賓東以諸公大夫尊也列於眾賓與眾賓齒或坐或立以士卑也故有遵而成四面之坐無遵而缺東北之坐明爵之尊卑也故曰有遵則皆尙爵由是觀之周公制爲鄉飲酒禮本以賓禮禮處士之賢者而可以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先儒謂鄉飲酒降卿大夫之禮而從士制進而用天子諸侯燕饗房中之樂降尊就卑進卑攝盛通於上下自賓賢能以至鄉人飲酒兼用之其說是矣然不知其禮本爲賓處士之賢者而設而他禮兼用之而或同或不同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今一舉而三善備焉孔子所以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鄭氏所以失之者由於未詳坐立豆數齒位之義凡鄉飲之所同而賓介眾賓以至於遵各有所尙故但

知其禮有四所尚不同而不知賓興之選士非鄉飲之處士失儀禮一篇之本旨矣近世仲輿郝氏常正其失然不知賓興亦用鄉飲之一事也平仲王氏疑鄉飲明日釋服息司正非賓興大典厥明獻書於王所暇及然不知賓選士特用賓處士之禮不必盡同也先儒楊氏則謂眾賓有長立於堂下者與之薦皆以齒樂正旅酬亦以齒是亦正齒位之法但無豆數其言眾賓亦正齒位良是至於眾賓之豆數正可參考眾賓辯有脯醢之文而賓主介遵之豆數既有折俎自有偶豆文不具耳是皆不知鄭之所以失也

武王告祭辨

按尙書禮記俱載武王告祭之禮武成文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是武王伐商反豐不在商郊矣又云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是周廟在豐先祭祖考之廟也又云越三日庚戌柴望孔傳云先祖後郊自近始是柴望上帝亦在豐祭廟後也漢書律曆志引張霸偽武成以既生魄六月庚戌燎於周廟辛

亥祀於天位乙卯祀馘於周廟而無丁未此偽書亡於建武之際殊不足據而朱子更定古文武成錯簡據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知丁未庚戌當在生魄後要之不過四月以遯伐商於牧野在一月作泰誓迨乎克商反豐在四月作武成時相去五閱月地相去千餘里今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注疏謂奠文王之行主於商郊之牧室是矣然記言柴望於商郊誤也又云遂率天下諸侯駿奔走執豆籩遂者如皇氏說承上文言設奠時諸侯咸來助祭又云追王太王亶父王季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亦承上文俱言設奠時事然此皆記者之誤也記言誤三疏義不辨其誤乃謂牧野告祭既訖遂率諸侯疾走而還往祭祖廟追王三王以合武成丁未祀廟之文尤誤之誤者也何以言之夫武王出師受命文考類於上帝宜於冢土而社主與廟主並行斯其祭告當在出師之時戰勝之前左傳楚莊王邲之戰勝爲先君宮告成王遷廟主作宮

祀之疏義以爲猶武王奠於牧室新作室而奠祭則作室以祭行
主并及社主又在戰勝之後至於革命告天柴望上帝之禋祀大
典豈可舉行於軍中亡國之郊耶武成所載庚戌柴望本伐商反
豐祭天之禮記者蓋誤以伐商反豐之祭天爲出師之祭天因誤
以出師之祭天爲軍中戰勝祭天商郊耳其誤一且武成所載邦
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本助周廟在豐之祭記者又誤以諸侯助
祭周廟於豐爲助奠行主於商郊耳其誤二載考泰誓作於伐商
時之一月三稱文考是時諡爲文未稱王也武成作於克商後之
四月一稱先王一稱太王王季一稱文王是時天命維新玉步盡
改變諸侯之制正王者之號用天子之禮以祭宗廟追王固當在
丁未告廟時然其禮草創日不暇給故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
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時天下太
平周公制作禮樂大備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乃在周禮
告成之日而其正王號用天子禮則不自周公始也疏義欲通其

解乃謂周公追王以王禮改葬夫文王改葬王季雖見於國策然
所稱鬻水齧墓遲三日欲見羣臣百姓乃戰國游談又何足據哉
原夫武王載木主以行則設奠牧室猶當如泰誓稱考而未稱王
逮夫武成稱王乃用告廟於豐之號而記者則又誤以告廟於豐
用王號爲設奠行主於商郊用王號耳其誤三是記之所言燔柴
助祭追王與書之所載助祭柴望稱王文略同事則異記以爲正
月伐商牧野之事書載克商四月至豐之事其地其時相去甚遠
疏義不辨記者之誤引書言諸侯在廟之奔走釋記言爲諸侯在
路之奔走兩失經義且至商郊至周豐邑地不過千餘里自二月
克商至四月祀廟時已四閱月以四閱月之時行千餘里之地王
之自商至豐當不過吉行二十宿諸侯又何必見星疾行而後及
於豐以助祭哉況既引書證記則記言牧野既柴書何不言庚戌
又柴蓋亦自疑商郊豐邑無兩行祭天之禮而缺其說乎故日記
文誤而解之者誤之誤也若夫西伯生未受命稱王中間未嘗改

元泰誓云十有一年乃武王之年非文王之年唐人梁肅以及歐蘇論之詳而武成云九年大勳未集承上言文考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小邦畏其力大邦懷其德其言天命者猶詩言其命維新非受命而稱王也其言撫方夏懷畏友邦者猶孔子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也則其言九年者猶言如是者九年未有改元九年之文也又據書戡黎篇爲殷史臣之文亦稱西伯不稱文王則西伯生未稱王不待辨矣

大射射宮澤宮辨

按射義天子將祭先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鄭注以澤爲宮名孔詩疏以澤宮所在無明文射義疏以爲水澤寬閒之處而射宮卽在廟據周禮司几筵掌五席辨其用與其位大饗射依前南鄉惟賈公彥云大射席在虞庠謂王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小學虞庠中未嘗言大射在廟也竊疑澤宮天子小學也射宮天子大學也天子擇士先習射於小學而後大

射於大學射宮固不在廟也何以言之蓋夏之大學曰東序周人三學並建一邱之上則東序在成均之東爲大學而有虞氏之學曰虞庠在西郊爲小學夫序者射也以習射事謂之序故殷之鄉學亦曰序而周之州長亦習射飲酒於序然其州黨在鄉學則不別立序學故鄉飲酒義主人迎賓於庠門之外是庠學亦可以習射也今周之小學爲虞庠夫天子辟雍謂水旋邱如璧諸侯泮宮謂泮水缺其北則凡學俱有水可知而澤宮以水得名卽虞庠之學宮也故知習射於澤宮者習之西郊小學之虞庠也周之大學爲東庠本以射得名卽射宮也故知射於射宮者大射擇士於大學之東序也而非在廟也朱子謂射宮在辟雍辟雍者大學之總名東序舉矣而先儒陳氏疑左氏射宮不可考何耶賈以大射在小學近之矣而未詳鄭孔不知澤宮射宮之爲大小學宮而直謂射宮在廟則兩失之且鄉射記惟君有射於國中則臣不得射於國中今習射者來朝之諸侯大夫貢士自習審固之技也臣射也

自當習之郊學若擇士之大射王張三侯而率六耦以射君射也
乃不擇之國中之大學而擇之郊外之小學耶故曰賈說近之而
未詳也

助祭貢物解

按周禮邦國之貢有二太宰九貢曰祀貢曰嬪貢曰器貢曰幣貢
曰材貢曰貨貢曰服貢曰旂貢曰物貢爲邦國之常貢卽小行人
春入貢司會以九貢致邦國之材用職方氏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是也是六服諸侯於九貢之中各貢其土之所有而不分一定之
貢也大行人則以六服分貢六物始於祀物終於貨物而幣旂與
物無所供爲因朝而貢是六服諸侯於六物之中各分一定之貢
物而不論其土之有無也二貢所以不同者何蓋歲貢者繁繁故
惟其土之所有朝貢者簡簡故閒采其國之所無然二者之貢俱
以祀貢爲首而朝貢祀物又以侯服爲首何哉蓋侯服歲一見舊
說四方以四時分來雖因朝而貢實卽歲之常貢則亦不必以春

爲限禴祀烝嘗諸侯駿奔走執豆籩四時之祭當貢時物至於三
年五年禘祫大祭尤當備物故祀物旣每歲而常貢之六服又因
朝而專貢之侯服傳曰上以共祭祀之物侯服貢之上先下後之
意也所謂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
祭孝之至也但其所貢之物周禮無明文自嬪貢至旂貢大抵不
出禹貢任土職方土宜諸物參二鄭注知爲絲枲成器皮帛材木
金貝絺綌羽毛之屬獨祀貢之物其味非一至於物貢之物列於
八貢之後八貢無非物也此又獨名之曰物二鄭俱以祀貢爲牲
茅先鄭以物貢爲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爲摯如肅慎之楛矢後
鄭以爲雜物魚鹽橘柚其說未可盡據夫菁茅之見於禹貢左傳
包匭縮酒合於周禮司尊彝醴齊縮酒禮記縮酌用茅之義及士
虞禮苴剡茅周禮醢人茅苴諸文則茅之爲物貢於方國以縮以
藉以食以供王祭其說可據若以犧牲爲助祭所供則惟見禮器
言王事大饗三牲魚腊籩豆夫四海九州之美味水陸之產昆蟲

草木藁魚乾腊以充祭器簿正固也至於犧牲則充人必在滌三月而國君自式齊牛故養牲不謹譏於春秋豈臨事而取之下國之芻豢乎哉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賈公彥引釋觀禮以聘禮禮器分爲三段皮馬居前祭品次之龜金諸物又次之然禮記後儒所作記者侈言王者大饗諸侯助祭而祭首牲牲遂首舉牛羊豕耳六服羣辟百牢餼牽雜陳王庭無是禮也則祀物當無犧牲二說不可盡據後鄭以物貢爲食物夫橘柚易潰先王不列祭品卽厥包錫貢亦非常貢若苦鹽散鹽蠡藁諸物惟錯以至後鄭所謂荆之醯魚青之蟹胥或祭祀共其好羞或食新先薦寢廟俱已入祀物何必別貢先鄭以九州之外所寶摯物近之而未備夫八貢俱致之九州以內而物貢則致之九州以外葉氏以爲凡周禮言致貢者聽其自至而不強其不來則九州之外蠻夷鎮蕃世一見而貢摯物亦聽其自致耳曰邦國包舉九州內外而不遺豈得以世一見爲非歲之常貢哉然其貢獨名曰物是物者六服之外要

荒之物非中國所生之物書云玩物喪志言遠物也若西國之旅葵越裳之白雉王會之茲白乘黃輝茲鮑犬先王不求其玩而亦不卻其來非如後世珍禽奇獸殊方異物四面而至以供玩物故太宰常貢雖列物貢而大行人朝貢不著物貢則所謂聽其自至而不強其不來也此物貢非中國所生之物當補先鄭之說所未備然而旂貢幣貢何以亦不列於大行人則以夏翟之旒旄皮服織文厥篚之幣同於服貢二者用少旣列常貢故不再列然則嬪與材貨何以二貢俱列則以絲枲材木金貝之所用者尤多於旂幣也此祀貢物貢之物之大較也要而言之常貢朝貢俱首祀物六服旣歲有常貢侯服又歲有朝貢貢繁者各惟其國之所有貢簡者閒采其國之所無然包茅專責之楚而不責之他國則祀物亦四方之物不責其所無惟簿正所有而供之耳此先王致孝之禮也

二禮九獻考

二厭附

儀禮大夫士特牲少牢之禮止有饋食醑尸三獻而無朝踐故天子宗廟九獻之禮先儒以二裸在九獻之內俱酌禮齊益齊陳氏據周官行人二裸在九獻之外則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醑尸三獻又據禮運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則無君饋薦益之禮二說不同蓋嘗考之當祭之日王與后入廟不迎尸而尸入室王與后裸尸而尸不自裸舊謂尸啐之莫之誤故祭義云獻之屬莫重於裸蓋裸以求神於陰而後作樂降神雖似獻而實非獻故云獻之屬也既裸則王出迎牲夫人不與君同尊故君迎牲則夫人莫益后與王同尊故無莫益之禮牲入則用牲於庭以告其將殺王自射牲既殺則鸞刀以割薦血毛升首於室以告其幽全然後炳蕭於堂達臭以求神於陽舊謂饋食又炳蕭誤此時延尸出坐於堂主在其西南面行朝踐焉王乃洗肝制祭入告神於室出墮尸主之前然後豚解七體而薦腥以法上古王以玉爵酌醴齊初獻尸后薦朝事之籩豆是為一獻體解十九而薦爛以法中古后乃薦加籩豆以玉爵酌醴齊亞獻尸夫人則酌益與后異是為二獻

諸臣亦以玉爵酌益齊以酢尸是為三獻此皆朝踐之禮又謂之朝獻謂之朝事象朝時所獻之事也尸但飲而不食蓋飲食俱用太古齊雖濁而可飲腥爛則不可食也然後退而合烹羹定又詔於堂以告其飪此時延尸入室坐於奧主在其北東面行饋食焉乃辨其犬豕牛羊之體陳之俎用今世之食王以玉爵酌三酒以獻尸后薦饋食之籩豆是為四獻后又薦加籩豆以玉爵酌三酒以獻尸夫人亦薦酒與后同祭統所謂尸飲五也是為五獻諸臣以玉爵酌三酒以獻尸是為六獻此皆饋食之禮言饋熟而可食也尸乃飲食相繼蓋飲食俱用今世酒清固可飲而羹飪又可食也於是尸食十五正飯畢其加飯之數禮器云天子一食或以為在正飯之外或以為在正飯之內然後王以瑤爵酌三酒以醑尸祭統所謂尸飲七也是為七獻后又薦羞籩豆以瑤爵酌三酒以醑尸夫人當亦同是為八獻諸臣亦以瑤爵酌三酒以醑尸祭統所謂尸飲九也是為九獻舊謂饋食醑尸仍酌醴齊益齊而饋蓋食因朝踐之尊醑尸因饋食之尊誤蓋

皇尸飯醑之後又有受福之禮故飯後有醑飯前有獻也此後諸臣以璧散璧角爲加爵不與焉舊謂天子備十二獻蓋兼言加爵也考之特牲士禮加爵三爲攝盛少牢下大夫禮加爵二而不賓尸惟上大夫有賓尸而無加爵則天子加爵三而備十二獻可知上公禮同侯伯子男以差減之侯伯七獻則尸飲七諸臣當有醑而無酢也子男五獻則尸飲五當惟君一醑而已尸飲七者陸農師云獻卿當於飲三之節坊記曰尸飲三眾賓飲一侯伯七獻之禮也尸飲五者獻大夫士羣有司當俱於飲五之節禮窮則同也而五等諸侯之加爵三不減於士可知天子諸侯繹祭賓尸而又加爵以優尊也此從陳氏之說而推言之杜氏薛氏陸氏黃氏從舊說馬氏又疑諸臣酢壘不以尊報祭於神靈爲非已於六尊互用說辨之其餘獻尸卒爵之禮據特牲少牢三獻皆以肝燔從酢而受嘏則九獻可推也其飯尸告飽之禮亦據特牲少牢九飯十一飯自食舉至加所則十三飯十五飯可推也其他尸酢主人主

婦主婦致爵以至旅酬無算爵以至明日繹祭亦據祭統尸酢夫人君夫人酢必易爵及特牲少牢有司徹可推也若夫尸未入而有陰厭其禮詳據特牲少牢薦豆設敦釧尊玄酒設鼎俎祝酌奠可推也尸饗而有陽厭其禮略據特牲有司徹俎釋三个饋饌室中納一尊可推也惟大夫士無朝踐薦腥之禮故殺牲羹定而厭神於陰其鼎俎皆熟其籩豆皆主婦自薦則迎尸入室而饋熟尸亦餽神之餘若天子諸侯尸入而後殺牲則未殺牲之前而陰厭其鼎俎之腥歟熟歟別有牲歟其籩豆之設或如加籩豆而設之內宗歟其徹此室中之饌而更始朝事歟禮經無明文不可得而知者也

薦獻尸飲食不同考

天子諸侯與大夫士之正祭皆先薦而後獻然其薦獻之數有異則尸之飲食亦有異士大夫始無朝踐卽有饋食不薦血腥則熟皆可食故特牲少牢尸九飯十一飯告飽而後三獻醑尸鄭注既

食之而又飲之以演養安樂之是大夫士之饋食先薦後獻尸則先食而後飲也天子諸侯朝踐饋食二禮見於經者雖略大抵始有腥爛終有熟腥爛則不可食熟則可食故禮運言腥其俎熟其肴而繼言醴醢以獻君與夫人交獻祭義言爛祭祭腥而退又言君獻尸夫人薦豆於時坐尸主於堂上雖薦朝踐之籩豆而先薦腥爛則不可食法於上古中古以神道事之然後獻以醴醢醢卽益也主夫人而言后則同酌醴法太古之飲亦以神道事之周官司尊彝所謂朝踐朝獻也則朝踐之先薦後獻尸但飲而不食也禮運又言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祭統言君執鸞刀羞膾夫人夫人薦豆禮器言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於時延尸主坐於室中薦饋食之籩豆而先薦今世之食以人道養之然後獻及酌尸俱用酒法今世之飲亦以人道養之向以君饋薦益陳氏故辨其非司尊彝所謂再獻饋獻也則饋食之先薦後獻尸乃食而後飲也天子諸侯有朝獻饋獻之禮則既獻尸於朝獻之後又獻尸於饋食

之後酌尸之前故始則不食而飲終則食而又飲是天子諸侯與大夫士事尸飲食之異也儀禮舊注爲諸侯之大夫士則天子之大夫當從諸侯禮者又可知

微泉閣文集卷十二

微泉閣文集卷十三

經說
六尊互用齊酒說

祭祀所用除玄酒別上一尊外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夫濁者五齊清者三酒濁者近於神故朝事之祭薦腥爛用太古之食則用太古之飲而薦齊以神事之饋食之祭薦合烹用今世之食則用今世之飲而薦酒以人養之故酒正於五齊曰辨名於三酒曰辨物先儒謂名者致其義物者致其實也夫致其義者神所飲也致其實者以人飲神也舊注朝踐用醴齊饋食用盎齊用之陳氏厯據禮記言君酉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盎齊汎酌而宗婦執盎齊夫人薦汎水及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則犧象實汎醴鬯實盎以下君親制祭朝事之時則夫人酌鬯而薦盎及君割牲饋食之時則夫人薦酒醴以上君所酌盎以下夫人所酌而無君饋薦盎之禮其言饋食不用盎齊而用酒最爲有據但以犧

象山疊分實齊酒爲有一定之用而於時祭禘祫六尊互用之禮以及君饋所薦又君夫人交獻之尊較王與后所獻之尊天子諸侯禮異則有未及推言之者夫饋食既不用盞而用酒則尊之所實皆酒而君夫人之所薦亦皆酒考之司奠彝春夏朝踐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疊諸臣所酢兩尊者何王與后各酌一尊以獻也朝踐兩尊者何其實皆醴齊也而諸臣酢疊亦當實盞齊所謂食太古之食則飲太古之齊致其義而事之以神也再獻者何饋食也兩尊者何其實皆三酒也而諸臣酢疊亦當實三酒所謂食今世之食則飲今世之酒致其實而養之以人也然此專舉春夏言之耳司尊彝秋冬用著壺四時閒祀追享朝享用山太則著與太當實醴壺與山當實酒諸臣酢疊亦然由是推之是六尊分實五齊三酒各視時祭禘祫朝踐饋食所獻之別而互用之初無一定之實也且記所言君夫人分酌犧象山疊乃諸侯之禮耳而天子有異故司尊彝王與后同酌犧象而夫人不敢與君同酌

犧象蓋以王與后敵而夫人與君不敵不敵故有出夫人之禮敵故無出后之禮放而不致乃禮意也由是推之故知夫人饋而薦酒則君饋亦薦酒而夫人之酒實之疊則君之酒實之象而記言君酌犧象者本兼朝事饋食而言犧實醴朝事所酌象實酒饋食所酌況乎諸侯亦有時祭朝享或有追享則其尊亦當互用如司尊彝所言可知但計齊酒八等尊止六等以六盛八其尊必復用二等不可一定此先儒所謂大祭每尊三副共三十二尊則王當用正尊二后當用副尊二所謂同尊餘二十八尊特設而弗酌耳至於諸臣所酢報祭神靈之疊本五疊之大疊而非山疊故閒祀再獻既用山尊之疊而其所酢復有大疊陳氏以爲疊賤於尊是也貴與馬氏疑諸臣報祭以疊不以尊爲非禮竊據犧牲少牢皆臣禮故賓長酌而獻尸主人主婦同用尊天子諸侯皆君禮則諸臣酢而獻尸自不敢與君后同用尊何疑之有故因陳氏犧象實泛醴疊尊實盞以下而饋不薦盞之說爲推其所未言者如此

君夫人薦獻解

祭義曰君獻尸夫人薦豆言朝踐而君初獻尸此時夫人薦朝踐之籩豆一時事也禮器曰君親致祭夫人薦盞言君親制祭在朝踐之初而夫人薦盞齊在朝踐亞獻之節非一時事也又曰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言君親割牲以饋食而夫人薦酒在饋食亞獻之節亦非一時事也舊注謂侯伯子男之君不親獻故朝踐而夫人代獻盞饋食而夫人代獻酒而以君獻尸爲明日繹祭夫祭者夫婦親之者也苟諸侯不親獻則禮運不言君與夫人交獻君西酌犧象夫人東獻鬯尊乎祭統曰君執鸞刀羞濟夫人薦豆亦言饋食而君割牲以進尸乃濟之自殺牲以割至合烹以割生熟雖異咸貴鸞刀卽禮器所謂君親割牲也此時夫人又薦饋食之籩豆一時事也周禮邊人醢人朝踐饋食之豆籩及羞籩羞豆后薦之凡豆籩俱王先獻醑而后薦君夫人禮猶是也舊注謂羞濟兼言制祭夫肝膋之燎於鑪炭猶炳蕭之燔以羶薌達其臭非致其味與從獻之炙不同與腥爛之薦不遠尸本人也人不可食腥爛而可濟此一燎未熟之肝膋乎解經之誤此其一隅也

旅酬說

夫酬爲導飲舉酒自飲以酬前人以旅後人一觶而備酬前旅後之禮如是以辨以其舉酒自賤者發其端而遂及卒飲者故謂之下爲上所以逮賤也以其自飲而轉屬人飲後人所飲者眾故謂之舉旅也以其執酒以答前人前人領受其意乃始自飲故謂之行酬也夫此一觶之酒前以酬前人先飲者之禮後以旅後人後飲者之禮自前人之言曰酬自後人之言曰旅一舉酒而二禮備焉人飲滿堂之酒酒無止而不行之人有路導之義焉故曰導飲也然其所舉之觶不同有一人舉觶者有二人舉觶者有主人酬賓先奠一觶而後一人舉觶者又有始而二人媵爵繼而皆一人媵爵者及其行酒則皆一觶辨行如有二觶前觶卒飲後觶繼之相繼以辨而二觶不並行以儀禮考之鄉飲鄉射皆一人舉觶於

賓賓莫於薦西侯樂作射獲之後賓舉此觶相酬以辨是一人舉
觶而一觶辨行也特牲禮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兄弟莫於
薦西而主人酬賓之觶賓先奠於薦南侯嗣子舉奠之後賓舉主
人之觶酬長兄弟以辨長兄弟舉弟子之觶酬賓以辨是一人舉
觶而繼酬賓之二觶亦一觶辨行也然而鄉飲鄉射之前亦有主
人酬賓之奠觶矣乃不舉主人所奠之觶而惟舉一人所舉之觶
者何也以其舉觶之人乃主人之吏用其下也若不敢當主人之
酬者然而當所使者之酬取其下古之道也蓋以賤者之觶發其
端而不敢以貴者之觶發其端此禮意也有司徹二人舉觶於尸
侑則以主人酬尸而未及酬侑也然侑爵奠而不行尸爵遂相酬
以辨是雖二人舉觶仍以一觶辨行也至於燕禮舉觶則始而二
人繼而一人君初爲賓舉旅二人媵爵於公皆奠薦南公取所媵
觶酬賓賓請旅以辨乃取所媵之上觶而下觶未行也君再爲卿
舉旅雖請二人媵爵而惟長致一爵公又行一爵酬卿則始取所

媵之下觶其再致之觶仍未行也君三爲大夫舉旅乃行此所留
之觶以酬大夫君四爲士舉旅賓媵公觶唯公所賜至酬士而辨
是始媵二爵繼再一一爵而亦以一觶辨行也天子諸侯燕禮當
同大射賓射而行燕禮亦同唯天子諸侯祭畢而燕旅人於堂文
王世子曰異姓爲賓宰夫爲主人楚茨之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
私參觀二文知當以二人舉觶於長賓長兄弟亦相繼而相酬以
辨略與特牲有司徹同故曰舉旅行酬二觶不竝行也直至無算
爵燕則二人媵爵餘禮亦皆二人舉觶二觶交錯並行爵行無算
以醉爲度審乎此乃知莊周所云以禮飲酒始乎治卒乎亂以致
賓筵之刺者蓋不行先王旅酬導飲之禮羣飲德將酒或止而不
行或決而行之輕重不得彊必醕之而非其任或行而不知止酒
於酣身以至乎亂也

朝服考

按天子諸侯大夫之朝服皆首服皮弁故皮弁服朝服也何以知

之周禮司服視朝則服皮弁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朱子謂朔旦則玄冕而受諸侯朝則衮冕故諸侯裨冕是知天子每日視朝則首服皮弁頰弁詩箋云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家語孔子謂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此燕服之弁卽朝服之弁而視朝之服未易視朔之弁乃玉藻又云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上云皮弁者舉朝服之冠也下云朝服者言其服不異於朔旦也朱子謂諸侯常朝則朝服朔旦則皮弁是猶鄭氏皮弁朝服爲二之說耳方氏謂皮弁朝服諸侯視朔於廟示受之於祖故朝服以明之是知諸侯朝服亦首服皮弁與天子同儀禮少牢大夫自祭以朝服雜記大夫弁而祭於已此大夫自祭之弁卽朝服之弁聘禮歸饗餼賓朝服禮辭皮弁迎賓大門外下云皮弁者亦卽朝服之冠也使其服有二則聘賓豈及易服而出迎乎哉是知大夫朝服亦首服皮弁與天子諸侯同公羊注謂皮弁武冠天子朝諸侯朝大夫朝服祭其祖禰皆蒙上武冠而言可知其無

不同矣乃其不同則有之考諸弁師天子諸侯大夫皮弁同而瑤采組紘各以等則不同若其皮之色則又同顧命四人騏弁曹風其弁伊騏言皮弁青黑如馬先儒故謂青黑之弁可吉可凶周天子至士用之甚多而三王共皮弁素積以爲吉或用素服或加環絰以爲凶則用於始冠巡牲卜蠶武舞大蜡弔葬諸禮鄭氏獨以爲白鹿皮牽合其白布衣素裳朝服之說程沙隨又附會唐白紗帽夫君臣同服舉朝縞素豈其然哉且穆王西征僅得四白鹿而漢時以上林白鹿皮爲幣是非易致之獸而上下俱用之爲弁也蓋古者朝祭之服或布或絲然其衣必緇玄裳則或繡或纁而朱黃或雜或素故知朝服天子以素之說誤也夫皮弁素積是裳素耳而衣不素故名皮弁服可爲朝服君臣所同若衣裳俱素則名皮弁素服息老送終之服豈可以爲朝服哉此朝服與玄端俱用十五升緇布然其制則有異鄭謂卽朝服之衣賈謂朝服亦名玄端非也用之陳氏謂端衣之袂端深衣之袂圓長衣之袂長弔祭

及餘衣之袂侈夫祭服之袂有不盡侈者諸侯與士祭服以玄端其袂宜端然曰餘衣之袂侈則朝服舉矣服虔據鄭說禮衣端正無殺正幅如帷大抵其袂端者袂與衣皆二尺二寸而爲幅其袂侈者袂侈於二尺二寸正幅之外非必如鄭說半而益一定其袂爲三尺三寸也然則朝服之異於玄端亦侈其袂耳此天子諸侯大夫之朝服也惟士之朝服首不服皮弁而服玄冠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特牲饋食禮其服皆朝服玄冠是也唯尸祝佐食玄端然其冠同賈氏所謂玄冠一冠兩服也楊秦溪謂特牲士祭以朝服筮則玄端朝服重於玄端蓋端衣端其袂而輕朝服侈其袂而重知士之朝服亦當侈袂而玄冠矣要之士之朝服玄冠而天子諸侯大夫之朝服俱皮弁其大較也惟其裳之色則亦同皮弁則素積玄冠則素鞞鞞從裳色故知天子諸侯大夫士朝服裳俱素而特牲記朝服緇鞞玄裳鄭氏以爲士之賓兄弟下大夫之臣蓋士則容有蟻裳雜裳也

玉纁辨

按玉纁有二莫玉者名纁藉亦名纁繫玉者名纁不得名藉大行人典端玉人覲禮記稱纁藉亦稱纁皆所以奠也纁其采藉其義也聘禮稱垂纁屈纁記又稱皆玄纁繫長尺絢組皆所以繫也繫玉於纁亦得纁名也賈公彥故謂繫者有屈垂之法莫者無屈垂之事蓋組既長尺則可屈可垂而奠之寸數如玉大小則無可屈垂纁與藻同卽左氏所云藻率陳氏以爲率積其邊織絲爲之略如冕藻其言是矣然謂纁不旡其玉之大小廣於玉而可屈可垂則與玉人聘禮記圭纁寸數如一之說不合蓋由誤以奠纁爲繫纁也故知玉既有莫纁又有繫纁繫得纁名因於繫然不得名藉莫兼藉名以其義而亦以其采蓋玉無無藉之玉亦無無繫之玉天子之圭中必而楚康王拜璧壓紐皆所以約圭璧也或謂享玉則無藉纁豈其然哉然則曲禮所謂有藉者祔無藉者襲藉之有無言將玉之幣帛祔襲之異言執玉者之衣也而皇氏玉亦有祔

襲之說尤不可通圭璋特矣又將何物如玉錦之類覆其上如人之襲衣而不見其美乎璧琮加錦帛矣又將何物如素紗之類蒙其上如人之裼衣而見其美乎

齋祭冠服

司服言諸侯孤卿大夫士之服而繼之以其齋服有玄端素端古者端衣或施之冕或施之冠荀卿大戴俱言端衣玄裳纁而乘路志不在於食葷記曰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然齋服又有素端則或玄或素天子至士其衣用端一也而其冠不一故齋與祭或同冠或異冠天子齋用玄冕祭用五冕舊謂玄冕祭則玄冠齋者非故天子齋祭同冠也自諸侯以下有助祭自祭之分諸侯齋用玄冠婚禮玄冕齋戒攝盛也驚毳希冕以祭於王端冕以祭於已祭統君衮冕立於阼魯及二王後也大戴謂諸侯祭先君用裨冕者非故諸侯齋祭俱異冠也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儀禮大夫自祭以朝服朝服即皮弁也而齋亦玄冠是大夫齋祭亦

俱異冠無分於天子諸侯之大夫也舊以朝服爲玄冠而謂大夫自祭齋祭同冠者非雜記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弁者絲衣詩爵弁也冠者特牲冠玄端也而齋亦玄冠是士之助祭則齋祭異冠而自祭則齋祭同冠亦無分於天子諸侯之士也蓋上則天子之祭下則士之自祭齋祭同冠其餘齋祭皆異冠故知鄭說自祭則四命以上齋祭異冠大夫士齋祭同冠助祭則俱齋祭同冠者非其玄冠之組纓天子以朱四入爲正陽諸侯以丹丹秫色淺故以朱湛士以綦綦爲蒼艾而大夫無文其以青如始冠之青組纓歟但齋服既有素端則齋冠亦有素冠古之齋者非特施於祭則齋之用素或疾或禱歟

深衣三說

按深衣之制當考者三一曰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鄭孔以爲裳六幅裁爲十二朱子敖氏吳氏以爲衣裳各六幅二曰曲袷如矩以應方鄭孔以爲曲領古者方領如今小兒擁咽不如漢時衣

領向下交垂朱子圖說以爲兩襟相掩衽在掖下則兩領之會自方三曰續衽鉤邊鄭以爲衽在裳旁縫合兩旁不殊裳前後鉤邊若今曲裾孔以爲縫合一旁曲裾掩其一旁深衣外衿之邊有緣曲裾掩處也愚詳考之朝服祭服喪服上衣俱有衽說文以衽爲衿交爾雅衣皆曰襟郭注爲交領又爾雅執衽爲袂扱衽爲襜是衽卽襟襟卽交領從領而下交爲兩衽故衣皆有內外襟而喪服疏衰綴於外襟之上故著衰當心使襟不交孰爲內外而衰綴在旁安得當心乎詩言婦人采芣苢而執扱其衽以受所采使衽在掖下兩旁與衣不相聯屬又安能有所受又何從執而扱之乎故夫子亦憂左衽蓋胡服以右衽交於左之上華人以左衽交於右之上上衽向左曰左衽上衽向右曰右衽是古無無衽之衣而舊解禮服上衣之領直垂而下其衽綴於要下以掩裳際兩旁信如其說則上衣當胷不掩豈制衣之法哉沙隨程氏據師古解張良傳褐爲道服其制如裘斜領交裾中單略同施於朝祭燕服之內

可知朝祭燕服之非直領下垂而無衽矣且說文以領爲衿交若在裳之兩旁安有交義禮記問喪亦曰扱上衽若在裳之兩旁何謂之上故知凡衣皆有衽衽在領下深衣亦然其衣用布三幅中屈爲六幅別斜裁兩半幅爲外衿殺上廣下黃氏云衽二尺五寸用布一幅斜裁燕尾施於領下作內外衿蓋上衽不在衣六幅之內猶下裾不在裳六幅之內也裳亦用布六幅斜裁十二片殺上廣下仍爲六幅玉藻所謂深衣之祛其衣之要中七尺二寸縫齊倍要其下齊丈四尺四寸此衣裳共成十二幅之制也其上衽交於右掖下玉藻所謂衽當旁掖旁也非裳旁也而裳之右旁別綴亦用布一幅斜裁曲裾表裏沓綴廣頭俱在上與上衽相連續而成是名續衽狹頭俱在下漸如魚腹鳥喙故名曲裾舊解縫合爲續則衣裳之縫皆縫合而成何獨言裳之縫乎但他衣之衽不續於裳其裳惟前三後四中攝辟積旁無曲裾故衽不得名續裾不得名曲與深衣連衣裳者異至所云鉤邊者則別裁布鉤衽之邊

上自袷下下盡曲裾斜曲鉤之略如緣純朱氏謂如今貼邊是也此續袷鉤邊之制也其上兩袷內外既交其上領交會又曲而方如矩則方領曲而交與斜領直而交者又小異要之交垂而非直垂者也此曲裾如矩以應方之制也楊氏蔡氏以內外襟非古禮服遂去下曲裾而上無袷如今直領對襟衫則孔疏何以云深衣有外衿卽裳之曲裾掩處乎但孔以曲裾爲裳之外衿不知衣之袷自下言之曰裾其中相續是裾所以續袷而非袷也

顧命咤濟論

顧命康王卽位之祭王三宿三祭三咤太保祭濟鄭孔旣以咤爲奠爵又謂王亦濟之互文見義而蘇氏直以咤與濟同是君臣皆飲福也陳氏考字書咤從口與吒同記無吒食怒也此本託字之譌孔疏音釋說文作託奠酒爵也故呂氏謂王飲福亦廢而太保飲福不甘知王亦濟之其說非是聖人應變而不失禮之正行權

而合乎禮之經故當大行在殯主少國危定大計而天下晏如方陟王未命鞠子宅恤召公兼冢宰畢公領司馬二公耄而聖智更事四世內鑿骨肉流言之釁外鑿淮夷徐戎之亂知國不可一日無君而君不可一日不言故迎以干戈御以冕服誠以張皇六師先使天下共正其爲君誥報東西諸侯王始謙言而亂四方申言乃心王室復使天下共懷夫王言此聖人應變之權不可例以居喪之常禮也然喪主乎哀哀之發乎衣服者哀之發乎言語者猶淺淺可以權哀之發乎飲食者最深深則不可以權可以權者天子諸侯弁絰而葬可也如不言事行唯而不對則非所論於危疑大故之際也故知冕服之吉誥報之言哀之淺者禮之權變也可以權者天子諸侯之喪禮雖不盡同於士庶而孟子有未學之語然曾子孟子俱云饋粥之食自天子達則非禫不飲醴酒自天子達可知惟祭而飲酒者則有之矣始虞爲喪祭尸致福則飲之三虞卒哭爲吉祭比至練祥而酢賓猶濟之至齒而不飲也蓋祭

以尸爲重虞而立尸故士虞禮尸酢主人主人卒爵重神惠也士
三虞至天子九虞卒爵可知祭以賓爲輕故雜記小祥之祭主人
之酢也啻之眾賓兄弟則皆啐之孔穎達謂小祥之祭旅酬以前
皆行之主人受賓酢啻之至齒而已又謂虞祔不獻賓至練祥而
後獻賓賓輕也然雜記上文云自諸侯達諸士豈天子小祥之祭
啐之入口歟此居喪臨祭而飲酒之禮也然皆非所論於未虞以
前無尸酢練祥以前無賓酢之祭也矧今康王殯宮卽位之祭越
王崩未旬日本無飲酒之禮故雖喪奠而變吉服無尸而變致福
然王三祭三啗奠三爵而廢九獻廢飲福守其經也太保祭啻飲
之至齒而不甘從其權也故知啗爲詫譌託爲奠爵而非啻哀之
深者禮之正經也故曰哀之發於衣服言語者淺淺則可以權哀
之發於飲食者深深則不可以權聖人應變而不失禮之正行權
而合乎禮之經此之謂也若以啗爲啻因疑飲福與冕服爲非禮
并疑顧命今文古文皆僞書是不知聖人合經於權變於禮者之

禮也

微泉閣文集卷十三

微泉閣文集卷十四
經說

大夫貴妾子爲其母期說

喪服小記士妾有子則總是無子則無服而儀禮喪服大夫貴妾
總是雖無子亦服之蓋曲禮所謂大夫不名長妾乃卿大夫妻之
姪弟也以此推之大夫之庶子爲其母服亦當分貴賤其母賤妾
也大夫不服妾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父在賤妾子爲其母
壓降大功而已其母貴妾也大夫服貴妾總父之所不降子亦不
敢降則貴妾子父在可進而爲其母期而喪服大夫妾子爲其母
大功不別貴賤文不具耳若大夫之嫡子爲庶母無服而大夫乃
服貴妾父之所服子之所不服父之服禮以飾情也子之所不服
恐其亂嫡也然則大夫貴妾之庶子而服其母期不亂嫡乎曰其
母貴固君母之同氣也一娶數女先王所以塞爭骨肉相屬自無
亂嫡之嫌也且從母猶爲之總小功況君母之同氣又同嫁於己

父而有十月三年之懷者乎故不惟不當同於公子爲母練冠緣麻衣葬除五服之外之例更進大功而爲之期禮之可推而知者也然則公子何以爲其母在五服之外曰有國者與有家者殊適子世爲諸侯世爲大夫不世爲大夫則適庶可緣其情有國者服其母而大夫之庶子得服其母也

啟殯至卒哭不變服辨

士喪禮下篇丈夫鬢散帶垂賈公彥之說自啟殯至卒哭其服同以反哭之後更無變服之文也夫所謂丈夫鬢散垂帶者互文相見如小記所云丈夫免而婦人鬢未成服以前所服也自成服後男子喪冠而婦人喪笄首要皆麻經帶糾其垂今爲啟殯朝祖柩行將葬故貶而變其服如小斂見柩時丈夫去冠與首經布免而散垂其麻帶婦人去笄與首經麻布鬢而麻帶仍絞是免與鬢葬服也卽前小斂所服也賈以爲葬服直至卒哭而不變然自葬而

虞虞而卒哭日月遠近不同士三月而葬大夫以上或三或五或七士之虞虞與卒哭同月葬與虞俱通死月數大夫以上或五或七或九卒哭去虞相遠兩月葬與虞俱除死月數是天子至士由啟殯葬日以至卒哭相去頗久若同用葬服更不變成服之服則此中間日月之服俱貶如小斂見柩時免而鬢散帶垂矣按士虞禮主人及兄弟如葬服夫自啟殯而葬葬日而反哭日中而初虞葬與初虞同日事使反哭之後更不變成服之服而仍著葬服則是日虞又何必別云如葬服乎又按小記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可見既葬而反哭卽變成服之喪冠惟是日速虞則主人暫變喪冠而免若是日不虞則主人不變成服之喪冠矣使反哭之後未變成服之喪冠而仍葬服之免則雖不報虞亦仍免而不冠又何以云主人皆冠俟虞而後免乎且凡卒哭則受服以輕易重大功以上以其冠之升數而受衰如賈說既葬仍服如小斂之葬服直至卒哭而後受服是以受服易小斂葬服非

易成服之服也小斂葬服者何免而髮也成服者何喪冠而喪笄也若以小斂之葬服而卒哭男子首已去喪冠而免矣豈受服而忽以輕喪之冠易其免乎女子首已去喪笄而髮矣豈受服而忽以喪笄加其髮乎故知葬服反哭卽以始成重服之冠笄變葬服之免髮男子婦人首要皆麻經帶虞則鬻變葬服祭畢易之至卒哭而後變輕服之冠衰經帶變麻服葛男子易要婦人易首所謂易服先輕者也男子惟不易首經婦人惟不易要帶重者有除無變至小祥而後除之所謂除服先重者也

弁經服弁辨

周禮司服弔事弁經服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鄭兩注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他注同賈疏謂如檜詩祥之素冠先著素弁後加環經夫弁之制字狀如合手舊以爲冕俛而弁平失其義冠狀則圓豈可蒙以弁名薛氏據小記諸侯弔皮弁錫衰此弁經卽弁師王之弁經蓋皮弁而加環經也陸農師論天子諸侯弔服皆皮

弁環經而雜記麻不加采非人君禮其說爲是鄭乃以皮弁爲弔異國之臣又以爲未當事之服誤耳司服凶事服弁服鄭注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夫喪冠厭伏尤不可蒙弁名本經無喪冠之文添注二衰誤耳曾子問君薨共殯服麻弁經卽此服弁也亦卽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蓋弁師包皮弁麻弁而言也鄭注麻弁布而加環經孔釋爲十五升布卽詩麻衣如雪是矣賈疏又謂弁經不言麻以素爲之是不知弁經之中兼言二弁故仍鄭誤耳或曰冠弁之名不相蒙則司服何以言凡甸冠弁服曰凡甸者謂四時之正田則皮弁賈疏引左氏衛獻射鴻不釋皮冠而招虞人亦以皮冠故曰弁若非四時而田以習五兵如鄭注委貌故曰冠兼二服言之也且凡弁可以名冠冠其總名也冠不可以名弁弁之制異於冠也合而言之弁之用於喪事者有二一爲皮弁一爲麻弁弁師王之弁經兼二弁而言故弁皆以皮或以布而無以素者安得有所謂素弁皮弁者何司服弔事弁經服弁師王之弁經弁

而加環經小記諸侯弔以皮弁錫衰檀弓葬事弁經葛此皆用皮弁總謂之弁經服也弔者以尊臨卑葬者與神交故皮弁采會而加環經焉尊之也神之也以麻加采爲人君禮麻弁者何司服凶事服弁服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大記君大斂弁經雜記小斂環經君大夫士一也又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總謂之服弁服皆凶服之弁也此皆用麻弁據曾子問君薨共殯服之麻弁爲道死奔喪未成服之服知凡斂殯及大夫與殯之弔服皆用之斂者未成服弔者與殯者皆未成服故麻弁純凶而加環經焉斂殯痛之也自不用皮弁人君與大夫禮同弔殯哀之也大夫以麻弁加經而不敢以皮弁加經麻不加采與人君禮異若如舊說麻弁是白布而弁經用素素爲白絹則未成服而奔喪旣用白布弁而弔與斂殯別用白絹弁弔與斂殯豈輕於奔喪乎而輕者用素重者用麻乎故知弁之用於喪事者二一皮弁一麻弁麻弁卽服弁而服弁非喪冠弁師兼言二弁皆加環經二弁之外

無所謂素弁也至於檜詩素冠毛傳本謂練熟白布爲之白布而名之素從其色耳鄭箋謂縞冠素紕旣祥之冠夫縞乃生絹色蒼而不純凶素乃熟絹色白而未忘乎哀故以冠大祥以冠子姓詩人思素冠乃練之白布冠非祥之生絹冠也今鄭釋詩曰縞冠則以素冠爲生絹引證司服則直以素冠爲白絹先自歧矣夫素冠有練布者練冠也有生絹者縞冠也有熟絹者素委貌冠也司服言公侯至士之齋服有素端陳用之謂用素端則其冠不玄鄭所謂扎荒禱請之服是素委貌之冠凡親始死以之易玄冠士庶以爲弔服當事斂殯則加環經蓋皆用熟白絹然大夫之弔與斂殯用麻尊者得申也而士庶乃用素禮窮則同也要之冠則有用布用絹之殊弁則無用絹者皮弁以皮麻弁以布而無素弁此之謂也或曰問喪親始死主人徒跣徒爲空首是旣去冠矣何從易冠乎先儒陳用之據檀弓親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知易以素冠也以孝子幸生之心未已故有易冠無去冠其說得之彼叔孫

小斂出戶而後投冠子游啻之啻其未出戶之前不投冠也然則問喪始死之文包未括髮免以前而言而始死易冠其在復魄之時而小斂投冠在舉尸未出戶之前歟

尸以象神主以依神象神者何孝子之祭也思親之所嗜以及其居處笑語而不得見故立之尸以象其飲食居處笑語而如見其親焉孝子斯須之敬也依神者何孝子之葬也送形而往也如慕迎精而返也如疑不知神之於彼於此故作之主以爲神之所憑依而僂乎如有見其陟降焉僂乎如有聞其歎息之聲焉孝子之庸敬也是故葬之日日中而虞虞而立尸以象神虞主用桑以安神故曰重主道也未葬依以重既葬依以主明乎作主與立尸皆於初虞之祭之日並舉舊說以左氏祔而作主之言乃謂主不作於虞而作於祔夫殷人練而祔周人卒哭而祔當其虞而未祔之間時月相去甚久臨祭則有尸以致斯須之敬不祭則無主以致

庸敬曷言乎孝子之心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依也乎先儒陳氏云主之作也將以祔廟非以祔而後作其說是也故曰尸以象神主以依神主與尸皆於虞祭之日並舉之者也斯禮也達乎天子諸侯大夫士而許慎鄭康成之徒以爲大夫士無主結茅束帛爲之夫特牲有司徹大夫士之祭也皆有尸而三廟二廟以至一廟大夫士之廟也皆無主許其抱孫以象神而不許其木主以依神至謂束帛結茅幾於芻狗而文繡有是理乎春秋孔悝大夫也去國載祔以行孔穎達以爲僭而杜預又以爲孔氏所出公之主是皆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也

喪冠纓武條屬辨

鄭釋喪服斬章苴經謂首經象緇布冠缺項冠繩纓謂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釋雜記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亦同賈孔遂謂喪冠纓武同材其說非也喪冠自有武武爲冠卷古者居冠屬武則喪冠之武不屬於冠而其材當亦用布爲之升數同於冠雖斬衰

至重未聞繩之可以爲武也喪冠自有纓條屬之制其材蓋通屈一條繩若布爲纓左頭屬冠遠頤而上右頭亦屬冠略如吉冠之組紘非如吉冠之組纓左右以二組兩頭自笄而下結之頤下而有所垂爲綏也故雜記云以別吉凶吉冠之組繫之笄不屬之冠喪冠之纓則屬之冠此吉凶冠纓之別也且喪服首經大扼右本在上朱子謂以麻尾藏麻根之下麻根搭麻尾之上綴殺之則此麻經固著於冠武之外繞額環項若如舊說又將一繩約額至項交過兩耳上綴之冠下垂之頤而交結之則是額上項後內一繩爲武外一繩爲經有兩繩相累矣內若布武尙可加以繩經內而繩武豈復可加以繩經兩繩累於額項安得固哉且喪服傳本文止言冠繩纓條屬據鄭解是繩武纓條屬也添注武於纓之外本文所無故知喪冠纓武雖相屬而材則別同材之說爲非也愚意非居冠冠武不相屬則著喪冠者先著布冠後著布武以固冠而繩布之纓其條本屬武疆於頤下麻經加於武外繞於額項制略

如此後漢輿服志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類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綏以爲首飾至於喪冠雖亦象吉而去綏無適加經以見哀痛之實也鄭乃謂首經象緇布冠頰項則彼冠冕弁之無頰項者經又何所象哉

喪車振容揄絞貝嬰說

喪大記喪車飾棺棺連柳材旁周以帷上覆以荒荒亦有材其材露於外如爪爪端繫以竹籠衣以青布名爲池象生時宮室之承雷檀弓所云是也池之下以絞繒畫揄雉而垂之車行則振動其繒名振容振容之下復懸銅魚蓋魚在揄絞之外車行則上躍拂池耳故士喪禮朝廟填池吳氏以填爲安頓其池而後行近郝氏以樞車向外客至則填起其池使客見之二說是也其禮人君得有揄絞大夫避人君無之士卑不嫌乃得有之凡士禮之異於大夫而上同於君者多矣此其一也故雜記大夫不揄絞明人君與士同揄絞也喪大記君振容大夫不振容士揄絞君大夫曰振容

士曰揄絞一物而互舉其文明振容卽揄絞士同君而大夫避君也疏義以爲大夫雖池下垂以絞繒爲振容矣池之下振容之上其池旣衣以青布矣池下垂以絞繒爲振容矣池之下振容之上其閒豈復紉一幅繒於其縫中而畫之乎抑卽畫之池上之青布乎此皆未達士得同君之禮意故強通雜記喪大記之文以爲揄絞士畫之池下大夫仍畫之池上殊未思池上之無可著繒無可著畫也至振容之繒疏又以爲長丈餘如幡夫繒幅闊尺八寸使如丈餘長幡則垂拂車輪而逼地車不行而自能飄動安得振名乎竊疑振容乃紉絞繒一幅橫懸於池下四面垂繞長不過尺八寸如簾額然故懸魚池下垂繒之外以壓之車行則魚躍車止則魚懸如簾押然而廬陵胡氏謂以魚填實其池夫池本虛中不可填且魚在池下亦不相及也夫魚亦從龍故君帷以龍池以魚大夫尊有魚士卑無魚後世金魚袋其遺意歟其車蓋爲齊齊上綴貝考旣夕禮商祝飾柩一池紐前頰後緇齊三采無貝賈公彥以爲

諸侯之士故無貝然喪大記言君鄭皆謂諸侯則士記言何得獨屬天子此先儒所謂記文固難盡合也其車行持翼莊周云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翼蓋猶墓大夫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罰其戰陳無勇也則非戰死者皆有之自天子達而齊崔杼殺莊公葬以四盥不以君禮也

縣鼓建鼓應田棘朔考

明堂位殷楹鼓儀禮大射建鼓備三面周禮司馬春振旅軍將執晉鼓大僕掌建路鼓國語吳與越戰載常建鼓韋昭曰軍將執晉鼓晉鼓建謂爲楹而植之莊周曰負建鼓是建鼓卽楹鼓也貫以桓楹植而建之故可以負殷人之制故用之大射用之路寢又用之軍旅而尤多用之燕饗陳氏樂書以爲燕饗則奏建鼓蓋非此數事則不建周人兼用前代之禮也詩應田縣鼓禮記禮器縣鼓在西是猶鐘磬之縣於簨業故以縣名之陳氏樂書以爲縣鼓周人所造始作樂而合乎祖者祭祀則奏蓋未嘗與建鼓並用周人

重時王之制也故鼓之大者凡二或建或縣縣者祭祀之用建者燕饗諸事之用俱在小鼓之後或以縣鼓爲倡者非也若其鼓之小者則曰應曰田又曰棘又曰朔爾雅小鼓爲應詩有應有田周官大師小師有應鼓有棘鼓大射有應鼗有朔鼗陳氏禮書以爲先儒以田爲棘應鼗也朔始也以其引鼓爲棘以其始鼓爲朔儀禮有朔無棘周禮有棘無朔其實一也蓋田卽棘棘卽朔一鼓而三名此鼓作而應之者則名應或以田與朔爲二者非也故鼓之小者亦實有二曰應曰田此外尙有鼗以兆鼓俱在大鼓之先者也但考周禮小胥樂縣之位有其目而無名文舊據儀禮大射諸篇推之大射建鼓有三陳氏禮書以爲大射避射位故一建鼓在阼階北方諸侯非大射則鼓亦東西建而北方不建鼓然其所建要非一鼓除大僕路寢掌建鼓司馬軍將執晉鼓而吳師萬人爲百行一將軍建鼓自此而外其所建非一鼓所建非一鼓故大射朔應各在建鼓旁舊謂樂縣之位宮縣設之四隅軒縣設之三

隅判縣設之二隅是建鼓所植或四或三或二而非一鼓矣至於祭祀之鼓其縣則皆特其縣皆特故詩言縣鼓而先言應田禮器亦言縣鼓在西但言應鼓在東而不言田詩先言應田知田在縣鼓之旁猶朔在建鼓之旁旁建鼓曰朔旁縣鼓曰田一鼓異名應則與縣鼓相對田與縣鼓俱在西而應獨在東東無縣鼓田引於西應應於東縣鼓乃奏於西陳氏所謂堂下之樂貴西也記不言田者惟取東西相對之文故但以應配縣而田之文不具也此大小四鼓之殊也要而論之鼓鼗之聲謹故五聲非鼓不和多則逢逢宜於燕饗嘉樂故大鼓之所建者非一然而軍中之大鼓惟將軍建之而偏將皆提鼓不得建者以其提鼓多而建鼓一聞鼓則進號令出於一也特則淵淵宜於鬼神幽玄故祭之大鼓不建而縣者特猶鬼神惡殺而不用商聲也後世樂縣宮架旣植建鼓於四隅又縣三鼓於左右至不能擊而代以散鼓樂之亡也久矣側室考

愚按內則生子側室注以爲夾室然下文云庶人無側室注引春秋傳趙甯爲側室蓋當時有側室之官以卿大夫之弟爲之然則側室本大夫士之妾所居故以得名爾雅所謂東西箱覲禮所謂侯氏於東箱注以爲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書顧命所謂東堂西堂東垂西垂也而夾室則顧命所謂翼室又謂之夾又謂之房故曰西夾南向又曰東房西房蔡注以爲路寢旁左右翼室也蓋夾室則南向東西箱則東西向漢書楊敞夫人遽從東箱語敞莽何羅袖白刃從東箱上館陶公主起從東箱自引董君今俗名側箱其爲自古側室可知夫側之義有二有以特爲側者如北堂之側階又如側席側殺之類以其特而無二也得名側有以旁爲側者如檀弓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以其殯宮在正寢也雜記夫人奔喪升自阼階注謂旁階奔喪婦人奔喪升自旁階朱子釋爲東堂東面階西堂西面階以其在兩旁而不正向南也得名側夫天子之屋四注謂寢廟之南向者耳其側室則亦當兩

下而上則東西字下則東西階故朱子又曰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西堂而爾雅乃曰無東西箱曰寢者廟中之寢耳若路寢正寢燕寢則皆有之故知側室東西向卽東西箱東西堂而非夾室之南向者也凡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寢宮之制嘗以周禮考工公羊參考之天子六寢路寢一在前小寢五在後后六宮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內有九室九嬪居之此六宮九室皆王之北宮也諸侯三寢路寢在中小寢東西建夫人三宮正宮在中兩宮東西建東西兩室左右媵之所居也自卿以下先儒以爲皆有二寢正寢居前燕寢居後妻亦如之夫天子九室在北宮諸侯東西有宮則妾居各異宮而南向是以君之妾不名側室魯惠公之妾聲子曰繼室是也卿大夫士妻止二寢則妾居燕寢前之側室同宮而東西向是以大夫士之妾名側室趙穿以母而爲側室是也以是考內則生子之禮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也由其妻本居正寢至此移居正寢前之東西箱耳妾將生子及月辰之下不言居側室由其

妾本居側室在妻燕寢前之東西箱故無可移居耳大夫士妻妾生子之禮如此國君生子公庶子生就側室由其妾本居東西宮至此移居宮前之東西箱耳而世子生及適子生俱不言所居蓋舉庶子生就側室可推而知世子適子之生不就側室矣由其夫人本居正宮不移居其前之東西箱耳所以異於大夫士之妻移居側室者國君之子冠昏之禮皆與臣庶異故其生子之禮亦異也又見子之禮適子庶子見於外寢又庶子擯者以其子見君所讀君所二字連上以其子見為句度君所即外寢諸侯小寢二皆為外寢唯君所在隨地所見但不敢於路寢耳而見世子不言其地蓋舉適子庶子見君所外寢可推而知世子之見不於外寢生於夫人之正宮見於君之路寢矣國君妻妾生子及見子之禮如此大夫士妻妾見子之禮妻見子亦不言其地但言夫入門升自阼階妻抱子自房出東面夫有阼階則有賓階可知南向之正寢非東西向之側室矣大夫士亦有東西房不嫌妻先往夫正寢之

房待夫人正寢之門升階而後出房相見也又既見妻遂適寢益可知猶見世子於君之路寢故既見而自返其正寢所以同於世子者臣之冢子猶君之世子故其見之禮同見妾子則於內寢是見於妻之正寢所以異於國君適子庶子見於君之外寢者臣之妾子益卑於君之適子庶子故其見之禮又異也此君大夫士妻妾見子生子之禮推內則所已言者知其所未言者凡見子皆不於側室凡生子大夫士妻則移居側室國君夫人則不移居側室大夫士妾則本居側室國君媵妾則移居側室而側室在夾室前東西向夾室在寢旁南向舊說誤以側室為寢旁之夾室南向故解多不可通因參考側室之義之制以俟知者

微泉閣文集卷十四

微泉閣文集卷十五
修常州府志雜著

圖考

司徒職方司空輿地周知其圖貫事於志如木方丈刻為都邑分
則部居合則為一寸數而閒為里百千緊縣惟五陵斯曰延北江
帶郡沙洲宛焉黛凝粉散城郭山川繪圖考

建置沿革 有表

延陵故封罷侯置守六二千石 晉陵南蘭陵義興 縣令十九 晉陵

曲阿武進延陵無錫平陵永世國山臨津陽 十羊九牧有墳其首

尉侯歸一分土分民望郡望縣承流股肱百里者五下教惟寅廢

置既定都會殷振 平聲 述建置沿革志

分野

句吳分野不一其象 平聲 占斗占歲星紀尤長雲漢之下南斗其行

杭音 一行分次淮海惟揚壘空大澤其郡為常空不外澤小之微芒

地不外天管闕井觀叶吳之得歲其應不爽平次其分星以觀妖祥述分野志

疆域四至道里水陸

量地制域樹之溝封掌疆碁置周索瓜分賜履五百震雷一同四封不廉郡縣非邦維我延陵吳會之衝廣輪垌野道里四通至四書其涂數支湊合方道里南颿北榜水步滌江馬馳人力傳遽自東陸述疆域志

形勝

澤國有渚山國有牢中有平國延陵之皋東吳上游南徐縮穀敗越夫椒致師五木天塹投鞭四戰之國萬里北江帶其封域守在門庭迺奠南服述形勝志

城池坊巷廂鄉橋開附

設險守國築城鑿隍滿城忠義壯哉金湯池城門渠道巷量人所量棹楔表啜九達康莊坊巷比閭郊里遠遂近鄉廂鄉水有斗門開川有

澤梁青龍驅石伐竿成杠橋述城池志

山川

土厚融結襟江帶湖靈潮北吸洮涌具區銅官之嶧浮玉之嵎龍池觀日白馬觀吳七十二峰青浮如鳧二泉九隴千里調符芳茂自古芙蓉何枯述山川志

學校書院貢院附

國有學烝髦士園橋門樂泮水缺璧壅半天子郡建學自魏始廟先聖上丁祀徒莘莘久而圯青衿刺鄉校毀吳札封實我里觀易象知周禮風雅頌春秋史際清時盛尊俎開鱸堂灑馬矢廟既修屋更起菜以舍芹以采立家塾如槐市校學列精舍授詩書官山長聯師儒院書試貢士於有司幕撤矣闡棘之宋之南制科開常之郡歲掄才鎖院建鹿鳴歌今試士簡外臺部有署江之湄仍舊貫從其時院貢述學校志

廡宇

正位辨方設官分職鈴閣堂皇有闕有翼臥治股肱花明下邑可望而知官舍宜飾勿壞屏障勿塗耳目路室候館垣繕牆葺傳遽倉庾百堵皆作述廨宇志

祠廟寺觀

增境先賢名宦祠附

能捍患災祀典所載紀灌為雄其神如在土穀答陰鬼不為厲三壇同墀位於國外壇國故警宗薄祭釋菜俎豆前賢尸祝遺愛祠堂奉嘗春秋不廢泰伯季子餘多淫祠先賢名宦浮屠老子紺宇玉臺神道設教土木靈祇述廟寺志

陵墓

過墟思哀適墓不歌豐碑十字高墳峨峨禁其樵蘇死士之隴繼墓大夫數家守冢述陵墓志

古蹟

鳥耕舜帝馬蹟祖龍梅里舊址延陵故封春泉黃澗秋艸隋宮國山碑赤善卷雷轟多稼望歲古檜思棠大蘇之簣短李之堂以存

其人永言不忘述古蹟志
物產

禹貢任土厥貢其物厥篚厥包瑤琨篠簜羽毛齒革厥木惟喬卉服織貝橘柚乃錫常貢則勞職方同貫九州其利其畜其穀金錫竹箭鳥獸宜稻揚州之域中為吾郡十之一二土物惟錯玉食萬方炙魚三寸數米必鑿春焙官催赤泥白印茗荈烹瀹調符千里升斗餅壘靈泉一勺其貢其貫惟土之宜以戒悉索述物產志

地理志總敘

吾郡名延陵之皋者何其地襟江帶湖澤國錯於山國其中曠原數百里四通環為土國江水悍湖水震泉水遠於江亦不誘脅於湖而甘黃山蜀華山隴浮玉諸山浮銅官諸山來自異縣而深是以外奧內曠萃乎神皋其中爰具剛柔之民地氣實使然漢書地理志云繫水土之風氣也謂之風隨君上之情欲也謂之俗原夫揖讓化於吳札衣冠盛於南渡忠義厲於宋元君子秀而小人良

則上之移風易俗使然不盡繫之地氣也有明以來山川如故民俗頗殊秀者半於莠良者半於枯 國朝新命山高水清而民俗不無舊染欲使莠者咸秀枯者咸良則化民成俗端有望於上之人而毋聽之地氣哉唐氏舊志一書綜其體國經野辨方正位之圖籍首表建置次定分野下畫疆域里至而後以府統縣總分爲五自衙署而學宮而倉庫而傳遽而城池而都鄙而道塗而關梁而山川而壇壝而寺觀而祠廟而古蹟而土宜州次部居瞭如指掌綱舉目張貫於緡錢皆輿載於地不襲他志體裁散而無紀故各仍舊貫惟水利則當自爲一書略補釋注述地理志

形勝

常郡之北以長江爲天塹水經注所謂毘陵北江也守江者外以靖江爲犄角內以江陰爲保障馬馱沙扼其援孟河楊舍阻其險皆形勝也其勢首尾相應如常山之蛇蟠我北門常郡之南以太湖爲湯池周禮爾雅所謂具區也守湖者以宜興爲右臂以無錫

爲左臂西自百瀆東至梁溪皆形勝也其勢左右相衛如龍虎之陣夾我南服是故通泰之江守以吳良明之所以拒張士誠也夫椒之戰報以構李吳之所以敗勁越也非士誠之弱於明而越之弱於吳其地形然也我之所守敵不能攻攻之不勝我可以往敵不能來雖來必敗一以當十十以當百此常郡南北之形當用奇以制勝者也常郡以西古之朱方今日丹陽平原曠野邱陵曼衍高平曰原騎兵之地常郡以東古之御亭今日望亭丈五之溝漸車之水下溼曰隰步兵之地是故南宋喪五木之師而浙西門戶如入無人元兵下玄武之城而江南順流勢如破竹莫天祐之守無錫常開平之捷於游塘雖元之強於宋而明之強於士誠亦其地勢然也我可以守敵可以攻我可以往敵可以來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此常郡東西之形當用正以制勝者也用奇者江湖之形勝我得而有之敵不得而有之餘艘之舟水犀之手乘風破浪捷於馳馬百二十二我則有焉用正者原隰之形勝我得而有之

敵亦得而有之下駟不及中駟中駟不及上駟技擊不如武卒武卒不如銳士人和地利我與敵共之然則審常郡之形勢者北守江南守湖門庭既固而後堂奧奠安武進縮轂其中郡城一大都會矣若夫隴山東秀二泉流甘章山南來二究浴黛土厚水深山澤清曠神皋結爲上腴沃衍號稱陸海輔句吳而抵京口襟三江而帶五湖形勝甲於東南昔人升爲望郡無容贅也

風俗

水土之風情欲之俗分言之則二合言之則一武進之士多邱陵原隰故曰毘陵言厚也其民剛柔中文質半無錫之士多川原其民柔文勝質宜興之士多山林其民剛質有其文江陰之士多墳衍其民剛質勝文靖江之士多沙衍其民剛柔半質勝文五土五民此五邑之大略也其君子之賢者或忠義貫日月或文章妙天下非公事無私謁其不賢者或口舌得官或田牧起家積金腐貫酣歌恒舞甚者漁食閭里佻健城闕五邑同其小人之長者農服

先疇工用規矩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或爲掾史文無害或爲門卒有當車言其不良者流冗游食田荒業惰虞詐行訟饑驅作姦舞文法驚死地五邑同其男子習爲打葉子之戲名馬弔甚者呼盧攤錢其婦女好冶遊燒香女冠比丘男女雜座唐人詩新妝炫服照江東指毘陵士女而言庶幾江靖二邑少此風四邑士民大都富少於貧皆窳偷生加以頭會箕斂少千金之家一遇天災多凍餓之孳庶幾靖邑有沙田荻洲之利民頗饒給至於歲時伏臘四季八節里酒村社松盆爆竹題餠健櫻春盤寒具餅形秋月錫號膠牙綵絲花勝蒲艾瓜果桃符辟鬼四目儺邪紙錢祭墓菊酒登高迎神送神獅蠻跳竈信巫覡尙釋老喪葬用樂婚姻論財五邑小異大同惟武邑五月有雲車之戲力士負鐵莖長可仞莖土鏤鐵如雲置三嬰兒優孟衣冠負之疾行或圈豚行雖拉脅絕筋不顧相傳狀隋司徒陳杲仁戰具云此則四邑所無而武邑獨有之者惟錫邑五月有張燈之會星橋火樹萬戶千門相傳爲僞吳莫

天祐以城降明民免齏粉而報賽之云其小史鴟頭髮未覆額教
絲竹肉音鬻之侯門父母生子哲而黠者以爲利此則四邑所無
而錫邑獨有之者惟宜邑二究之水夾城龍蛇實生大澤每歲五
月吳楚龍舟競渡黃頭燕濯作鱗之而以弔湘纍士女聞咽水香
雲遏而宜邑水濱寂然曾一刻舟如游龍戰東西究而眞龍驚起
斬蛟橋下駭浪覆舟蓋畫龍欲飛龍劍或躍神物變化理有固然
故至今永絕其戲此則四邑所有而宜邑所無者又三月穀雨日
縣令賽南嶽茶戶入山采茶元人詩云官司火速催春焙翻使山
僧怨白蛇相傳有蛇銜茶子種南嶽而生也以至篋簞之竹作炭
采薪之木罇栗團柿薑芋之菓蒭陶埴苦窳之器民頗資以自給
此則四邑所無而宜邑獨有者惟江邑舊志咸謂民多贏資怯鬪
訟然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故江邑與靖邑皆負江介類沙乃
靖土新漲而沃江土高仰而瘠沃殷瘠空地異人殊至於今之江
邑則不怯私鬪亦勇公戰猶昔之武邑殉於忠義此則又二邑之

尤異者云

春秋時言游季札開大吳文章巨麗之祖偃也四科文學吾道以
南今小戴檀弓之書紫陽以爲出於言氏門人雜服之學斯能安
禮公子歷聘上國觀易象春秋而盡周禮歌風雅頌舞簫韶而聞
樂知德見禮知政實得六經之元本故垂二千年文教被於吳吳
尤被於延陵宋則有葛歸愚尤遂初諸人明則有謝龜巢唐荆川
諸人迄於國朝家握靈蛇卷汗牛馬文教不絕如綫雖然言之
不文行而不遠固也乃文章麗矣言語工矣而多不得傳歐陽子
所歎猶艸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而卒與庸眾同歸於
沒世無傳者也今網羅蒐采得其產吾土而文之傳者收之或不
產吾土而得其文以傳吾土之圖之事之人者收之其尤重者人
臣告君之言非猶宰相不使人知故前如道鄉焚宮掖之艸君子
惜之後如西谿捉斬貂之刀類於空同君子韙之此舊志所未備

今特表而出之而又以人君之咨錫其臣者絲而綸綸而縹天藻
奎章御書飛白煥乎足以教忠弁其首至於齊梁雖萬幾素業成
夜不輟而駢花儷葉與儒生競則不收述藝文志

微泉閣文集卷十五

微泉閣文集卷十六

修常州府志雜著二

分野補注 附詳異

謹按九州封域分星以觀妖祥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五星或繫之
二十八宿繫之北斗則揚州主權繫之五星則歲星主吳繫之二
十八宿則吳越主星紀然吳越居西南而星紀在丑次於東北相
反不相合先儒以為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國其國屬焉故
春秋傳率以歲所在為福歲所衝為災然而吳越受封豈必同日
故孔穎達謂漢書分郡國以紀諸次其源不可得聞而一行唯以
雲漢始終言十二次則南斗在雲漢下流當淮海間為吳分鄭漁
仲躔之理或然也占驗之書江都歆向各以春秋言災異班氏本
子政以尙書洪範分五行焦贛京房以易推三百六十卦言人人
殊究其旨歸政失于此而變見于上者繫之天見于下者繫之地
而地氣又上應于天天象又下應于地然必指某事為某事之應

余則安知天道大抵周禮所謂妖祥雖分善惡吉凶而鄭氏云祥亦謂之妖斯稱祥彘苟能遇災而懼則歲雖在越未必能沼吳蓋越之所以沼吳不恃歲之在而吳之所以自沼者不由歲之衝也苟告符瑞以生侈心雖紫蓋黃旗顯著斗牛不知晉久設座以待吳而吳空設座以待晉矣故述妖祥附于分野之後

常州府鄉厲壇補注

謹按春秋傳鬼神有所歸乃不爲厲故祭法天子諸侯祭皆及厲說者以爲祭之於廟誤也厲壇之祭可謂得先王之禮矣

社稷山川壇補注

按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農之所穀在焉則有稷今州郡之社稷是也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然未聞有稷今之里社是也因方澤祭地於北郊故社壇亦在焉其主以石今則以木其列社東稷西其位北向祭者南向答陰之義今不盡用其禮矣而里社則民自得立秦漢以來民二十五家置社月令仲春命民社鄭康

成注爲秦社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而郊特牲社事邱乘共粢盛今猶古矣牲用少牢今官民禮同其郡縣之祭山川猶古諸侯得祭其境內之名山大川謂之望也其風伯雨師自唐天寶四載敕令諸郡各置一壇歷代因之

城隍廟補注

按唐李陽冰縉雲城隍神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三是始於唐而後代徧郡縣矣

季子廟補注

按十字碑當以阮公集古錄爲是唐蕭定云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太伯之讓讓以賢也季子之讓賢以讓也可定春秋之論矣

崇法教寺補注

按明萬曆中邑人予從父方伯公承詔爲孝廉時借爲精舍都講其中及崇禎初歸里增塑能仁法像於後殿千手寶相莊嚴妙好

殿前又有屋五楹榜曰覺因堂庭中修竹交蔭子姪元哲輩及史太守樹駿蔡進士元宸元禧讀書堂中予亦帶經棲宿於佛殿之旁小樓中猶庶下也數十年來竹軒千挺鞠爲茂草初地積馬通矣

北江補注

謹按禹貢中江北江朱子以爲彭蠡湖口北則大江濁流南則彭蠡清漲未睹兩江之別蓋禹之治水佐之者多自益而外如傳記所載庚辰治泗水鎮無支祈后稷庶子治震澤封水平王之類疑當時三苗負固洞庭彭蠡閒雖遣官屬未敢深入故經文亦不無誤而水經之北江經毘陵北入海中江今爲荆溪入震澤其三江在震澤下流故上曰旣入下曰底定文相因言三江未入海則震澤未至於定耳諸家三江之解紛紛以婁江東江松江爲是舊志復引地理志韋昭之說以亂之是自惑也

夫椒山補注

按史記作夫湫則是太湖水名杜預注亦當云在吳縣西北恐誤爲南

青墩補注

按墩爲梁王沈法興葬地出和政門五里舊志不載其名新志誤入新塘鄉新塘又有一青墩非法興墓考之史法興赴江溺死此或招魂葬之或葬其衣冠或又云李子通收葬俱不可考冢高數仞大數畝喬松叢桂數十株皆數百年物也

微泉注

謹按泉脈出自子宜置齋西偏石隙中細流涓涓然如傾銀如注玉如貫珠夜之靜聽之遠或咽如齒石復射如糟牀墜數寸匯爲池偃月緣澗蛇行西去莫究其源委冬不舉昔東坡在黃州得微泉于雪堂之南故以名吾泉

無錫山補注

謹按無錫諸山自閩江而東龍山拔之惠山倚之錫山止之自龍

山而逆癖其陰其峰九第一峰卽惠山第二峰下塢曰桃花塢曰孤松挺生霜皮數圍黛鬣百尺嵌空巨石偃臥其根唐李陽冰大篆聽松二字字青石碧皮日休詩有松子打石牀之句第三峰下塢曰擔鉤第四峰下塢曰王家塢第五峰中於九峰峰下塢曰宋塢第六峰下塢曰馬鞍第七峰最尊諸峰羅列六峰先其東八九兩峰殿其西東坡詩所謂九龍脊也爾雅曰山脊岡言長山之高脊也其冢廡巖石閎如門懸瀑如珠簾飛清濺石而下峰下塢曰望公第八峰下塢曰仙人第九峰下塢曰火又山脈稍絕曰龍尾又名華利爾雅曰山絕徑言山形連延中忽斷也自此又西歷山倚之一山兩名舜山柯山屬之兩山合名舜柯又西顧山屬之青山拔之以上諸山皆北向爾雅曰屬山嶧言絡繹不絕也西境山陰于是焉窮自閩江而沿數其陽胥山起之閩江遶其前吳敗越于夫椒君臣名被山川矣史記所載吳王賜子胥以鴟夷而浮之江吳人爲立祠于江上曰胥山今姑蘇胥江入湖處名胥口扶南

記稱胥口去胥江不百里是胥江之胥山也若閩江不數里安得爲入江不化處又東爲大小雷石腳插湖波石撞激小者殷殷大者轟轟雷轉空山是以得名又東爲孟灣先隴兆焉葬匪龍耳卜云牛眠也東爲楊灣又東爲大窰爲廣長又東爲華藏山下建寺背負青山宋張循王葬焉獨石馬故物耳徐武功題詩曰今日青山雖庇骨禮官惟祀岳王墳以諷也又東爲姚灣爲雞阮爲石埠爲夏陰爲東西孔又東爲唐山稍北爲墨潭墨潭背負龍山山冢石池水廬又東爲章山章山背負龍山山麓古洞陽觀陸子謂其穴通包山亦猶包山潛通洞庭龍威竊文之說頗荒唐山下東西兩大池又東望粲山二山皆背負惠山以上諸山皆面湖南向亦爾雅所云屬山嶧絡繹不絕也自粲山遡惠及錫西境山陽於是焉窮自閩江而北爲夏墓爲雞籠爲馬鞍卽孟灣之背又東北迤邐過石皮嶺爲歸山今名鳳山邵二泉有秦尙書鳳山書屋記諸山皆西北向至此而盡不盡者案衍十里峯然復起蒼莽之中長

腰屬之安陽拔而止之爾雅曰銳而高嶠言鐵而高也西北境之山於是焉窮而自唐山分支南行其山多絕亦爾雅曰山絕陁也絕而復屬南起平疇中爲橫山障梁溪而南之又南爲鎮山東爲管社山中絕其麓有項王廟南復起爲獨山湖水流其絕處因名曰廟門獨山者爾雅曰獨山蜀言其如烏蠋之蟲娟娟然無儔匹也南麓又絕南復起爲充山湖水流其絕處名曰獨山門又屬而南爲寶界爲許舍爲軍將寶界軍將最勝軍將西面湖七十二峰之首也獨山四面環湖寶界則東西面湖者也歸震川記王仲山山居云山得水而悅水得山而止以其山界重湖中東爲五里湖西爲太湖水有悅之性焉山有止之情焉自此南屬竹山止之寶界兩面湖竹山三面湖爾雅曰左右有岸屈言山與水爲岸也諸山南行至此而盡不盡者南復起數山皆不屬爾雅曰小山別大山鮮言小山與大山不相連屬也南境之山于是焉窮以上西境諸山舊志或舛南境諸山舊志或略故爲補釋若東北諸山芙蓉

湖久矣揚塵山不得水其何能悅惟西膠一山最勝乳寶滌硯泉與漪瀾伯仲然舊志謂與惠山東西相望寺門如指南土人以爲不然其羣山或小而眾或卑而大爾雅曰扈曰巋瑣屑不足名舊志已得其概矣要之無錫之山以惠名惠山以泉名其同麓而異峰者惠越澗爲錫其同源而獨出者泉出自惠錫產自錫蓋五金苗鑛皆產于山但歐陽子云山之產五金者無草木今望錫山龍鱗之松蛇蛻之箭蔽牛之木駢植與山升降豈不產錫而後產木耶謝子蘭詩云此山一別二十年此水流山中鉛人言近日絕可喜不見流鉛但流水豈宋元之季復產錫其後乃殫以至於今如銘詞所占錫殫而天下清耶然鉛與泉乃同流而出故知錫惠二山貫脈而懷寶孕液矣秦少游之論泉曰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岸湖之山有所誘而不克以爲泉岸江之山有所脅而不暇以爲泉然則惠山蓋由遠于江湖無可誘脅而金錫之精氣乃發而爲泉耶歐陽子浮槎山水記稱陸羽知水但言山水上山水乳泉

石池漫流者上若分水次第以廬山康王谷簾泉第一惠泉第二
乃張又新輩怪妄之說耳予試嘗水性北泉冽而寒南泉溫而甘
甘故宜釀甘故宜茗楊誠齋以第二爲詩人浪語與歐陽子相符
當著之茶經擢惠泉居第一

宜興山補注

環宜興之治百五六十里東至於具區西至於洮北至於溇南至
於茗嶺山水以百數佳山水以十數山惟章山惟龍池山惟君山
離墨山國山善卷洞南嶽張公洞最勝水惟荆溪東西究玉女潭
最勝邑之羣山皆來自西南界于茗嶺嶺南屬長興其山始爲湖
通爲礪山爲武花爲伏牛東爲向山爲正幹以東爲馬耳爲天頂
過石門北爲橋亭然後茗嶺互焉瑞草之魁產于洞峯采貢踰嶺
錫以嘉名矣章山在嶺東南半入宜興然凡武花以西諸山絡繹
相屬數百里西入寧國南入長興皆被章名爾雅曰山正章考工
記亦曰山以章言其上平也風土記故謂之方巖其上寬平則其

下延互非一山可知而嶺之高以里計者七八上下者南皆頽沙
陂陁北則斗折蛇行艱矣哉嶺北山稍茶音舒水亦蒙穉其山凡分
四支一支直北出徐行曰瑤蘭山稍東曰蘭甸山又東龍池山銳
焉高以里計者五南巖白石架立山要閣道懸度羊腸胸絳乃得
上冢孤危無地五湖盪胸目窮扶桑則如日觀白馬練光則如吳
觀雖眾峰概雲辨優劣于霞外矣冢垂五丈許埒爲二丈池蜥蜴
跂跂脈脈焉謂之爲龍又無角然水則靈山則名矣循徑山半匯
爲大池者二一不晷下山椒乃窮一支東北出圈豚行更分水嶺
東爲甌山方言以甌爲甌爾雅曰隤非雲蒸浮浮之謂未至甌山
一支中出更榭嶺屬而北君山章焉壯哉邑之揀山也上亦平高
以仞計者二百餘山之屬者亦非一峰之標者亦非一名猶鹽官
鐵官論類王喬玉棺志怪也香鑪一峰石筍介立其南芙蓉一山
如華不注簇立其東南然南望龍池猶若拱而揖自芙蓉以西屬
九嶺離墨之山高而嵩焉屬而西南國山稍卑而扈焉兩山交勢

別峰仙蹤空白雲封碑殘赤石耳屬而東南又稍卑善權之洞闢焉其山得名或言高僧非逃堯者古寺雷書水石復穴昔記已工無庸端牘自君山而西金剛一峰倚焉下有金沙泉也自此屬而西爲橫山又西結爲紫雲徐少師兆焉葬龍耳也自君山屬而北南嶽埏焉翠屏右拱乎巖邑青烏左抽其支隴滄波映帶其翠微山至是畛水而北窮水徑是襄山而東注水經謂之中江今之荆溪由之入震澤也銀注過江之上流江習湖而醜湖逆江而輪瀦以二究城其閒青鏡夾隍綠螺簇雉一溪貫城其上鞠鞠殷殷岷堞流其惡而不能濁近可臥遊情深遐詭矣酈元常歷引諸記山溪瀨中謂之究如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凡小水并行大川皆究之謂今字作汎或作汎考說文汎字詩讀從鬼非九音汎字音從久然非山溪之水韓退之所以教爲文章者先略識字也當其銀注未築江水所從來者高泡泡焉靈湖之沃焦汨汨兮笠澤之水府齋齋乎蛟龍之窩也故云斬蛟橋當在究中蓋古爲杠梁以竿

以材長可里計冬成夏毀非必驅石而見青龍耳又一支西北出布武斜行歷穀嶺大賢梅子淡煙諸嶺下石牛岡煙山卓焉南峰羅漢北峰雞籠西峰碧雲東北則遙望紫雲正東則遙望離墨中瀦爲蒲墅淹兩山如夾爾雅名屈然此水實近離墨而遠煙山耳西南之勝盡此其茗嶺之水北流始濫觴漸如白虹遇張渚之獨山與緣溪山而怒再遇煙山而又怒然後流離西下焉張渚縮穀其口聚爲市區竹木菓蔬作炭陶埴之貨輻湊于市蓋凡市之水行者皆稱爲步酈元常云步水渚也故邑西南有張渚邑東南有湖泐見陸希聲記王百谷則云孫尚書尺牘中作湖務宋時置務榷采山之利今俗字作泐蓋猶汎與汎之譌然從水從父說文并無此字二市皆水步也陸出湖泐陟善卷北走張渚道石棧並張渚澗走茗嶺道道可百里而近水步則百里而遙其閒疊嶺糊雲雷逐眾壑然陸游則徑捷而舟游則鉤盤焉至於東南諸山白象山近屬君山爲東峰靜樂山遠屬君山猶爲東麓極南濱湖諸山

爲香山爲大小石蘭遠自章山東下或屬或絕蘭山插湖石險戒舟中爲蜀山爲頤山皆培塿二山皆以存其人而已溪有名罨畫者雖同吳興煙水坳唐而已未足稱勝惟張公陰洞鑿孔覆黼之阜玉女綠潭淳膏洗頭之盆人心忽空天竅其奧而鬼斧旣劈自赤烏之年則丹竈自當屬白羸之老昔記更工亦無容端牘東南之勝盡此此皆陽羨佳山水也其他東北諸山計山爲大西北諸山山爲大二坏螺浮于洮百瀆廝引于湖以至山支之山枝枝而結溪支之溪蔓蔓而融洞非一洞嶺非一嶺往往茗旗則春焙盈園蘭芽則風香滿谷書不盡言故不贅前志大都道山之難寫目山上雖雲寒雨洗莫辨其名入身山中則面目腹背不識其貌脈川之難洲縈渚枉長年或迷陵谷桑海古今或易略補水注以釋山經云爾

江陰君山補注

郡下邑宜興之山以山勝而名無錫之山以泉勝而名江陰之山

以江勝而名以山則巍然而高者勝以泉則窈然而幽者勝以江則雖岑然別起獨而小者亦勝山之勝不止以山而以蒙泉以帶江勝也所以勝不同而名則同水經載北江經江陰縣北縣城北負小山山北帶江其山巒而墮廣狹而輪長鐵而岑高可百仞豕可坐萬人趾可刻盤駿馬三周山脈緣江介而西壓而起案衍中無他山屬爾雅所謂小山別獨者蜀言山之小而孤獨別起者亦名蜀也二文相兼乃具緣山南一徑鉤西北上翠微徑南戴石石多巖石角多南向徑上窮石復巖石角多北向徑石閒松楚楚林立土而夾徑生不土而裂石生目礪柯而圍鬣怒而虬者千百株他古木駢植山上下於是陟山南望見夫縣之壯邑之巖麗樵樓雉煙火雞犬之闐溢山之環其陽者轟轟焉扈扈焉嶧嶧焉屏列而黛橫無不輻輳茲山之前而拱其勝轉而北望見夫江之帶其陰者萬里委輸澄匹練而濯靈潮人之漁者涉者賈者揚雲帆而帶江樹物之羽者鱗者介者互者水族樂而歡聲無不出沒茲山

之下而效其勝蓋由羣山遠於江而茲山獨帶江故上不必其巖
錡蔽虧之高下不必其巖水澄華之幽而凡江與羣山之勝皆茲
山之勝也茲山雖小而其名故與高者幽者同也山舊有浮遠堂
取子瞻江遠浮天之句今惟冢上數楹以遠眺望山南趾有祠廟
廟右城下傳爲春申君冢云然則茲山又待君而名著耶嘗攷春
申就封楚之下東國城吳故墟本泰伯所都梅里更漢猶存太史
公及見其故城宮室之盛山近故都不百里生樂斯邱死擇不食
而葬是耶然李園伏死士棘門園內俠刺君頭投門外盡滅其家
豈朱英收葬其衣冠耶其體未必盡會於是耶嗟平方君之說秦
王質于秦而出身守舍脫楚太子歸遂相楚國何其智耶迨乎欲
保相印竊國婦人之手弱園失英卒受無妄之禍又何旄也其存
也珠履之客三千其沒也道綴基畢輸骨已朽於山而名乃不朽
於山山名君耶君名山耶豈賢者之令聞令望與山俱傳而不賢
者亦然耶然使君用英殺園而楚王稍長嫪呂之禍當亦不遠穿

箭之雄居奇貨以倍力耕珠玉之贏適足自殺所謂報其人之天
也太史公所以紀嫪呂之敗于君死之歲有以也夫

徵泉閣文集卷十六

徵泉閣集二十八卷董文驥撰文驥字玉虬號易農武進人順治六年進士授行人遷御史疏論科轉定銓衡及漕糧收兌歸官俱報可以明朝紀事本末劾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

世祖在 南苑 召對慰勞甚至會日將暮 南苑去都城數十

里慮迷失道 命侍衛導歸舉朝傳爲盛事官至陝西隴右道參議稱疾歸歸田後詩酒風流與常熟錢孝廉陸燦同里史太守樹駿毛學博重倬黃比部永爲五老會文采爲一時冠玉虬博學高才尤邃於禮三董齊名以玉虬爲最集中所載論宗法廟制鄉飲禮諸經說及攷覈府志文獻數十篇已開乾嘉學派其集外閒罕覩此集中左通政封三代序缺首葉賀都御史湯公巡撫江寧序兩葉重出而互異篇數連屬而下殊不可解今悉爲正之奏議片編覓得當續刊武進盛宣懷跋

蘇貞書前蘇氏方重蓋其對類

兩葉重出西日異議燻燻而不極不可勝今悉為五之奏請其

則此葉中亦應更世三升字知首葉實購職史疑公遊燕王靈刊

顯精研始文文類雜志文類類十餘百開神嘉學飛其康水開字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十



